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玩齋集卷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五百十九

集部

玩齋集卷十

元 貢師泰 撰

墓誌銘

奉訓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輝字文大本太原人世以武勇顯曾大父宏祖襲  
爵為金山西四路都萬戶國家既平河東詔徙太原十  
大家于河南始為汴人大父祐峻直不阿哈剌洪劉侯



嘗請叅謀其軍事每指語僚屬曰此山西將家子不可犯也世祖皇帝在藩邸以南征還過汴因得上謁將大用俄遇疾卒父汝舟讀書通周易嘗遇異人授以皇極數學遂決意不仕自號夷門老人以君官餘姚贈文林郎南陽府內鄉縣尹妣羅氏孔氏皆贈宜人君豐儀美髯論議慷慨自幼端重不戲父喪能哭泣擗踊如成人他日昆弟以分財致訟居獨置不取奉太夫人孔氏別居棗林之南莊且日就其兄文振與姊壻陳子中學焉

久而家益貧念無以為養因教授其鄉終日危坐顏色  
毅然諸生進退悉就規矩時人已謂夷門有子矣河南  
廉訪司聞之交辟為吏適廣西檄先至君曰此必有知  
我者遂就辟會中使至宣詔百官跪拜聽讀畢復出帝  
師旨令具如儀君曰此人臣事主上禮不可使者怫然  
怒去人皆悚懼已而聞湖南北皆如君言臺臣嘉之遣  
酒饌慰勞部使者部使者首舉酒醕君曰微文大幾辱  
我君嘗以邊事馳白御史臺大夫阿爾斯蘭少許可一見

特稱異之未幾轉湖南宣慰司令史復調廣西賊犯臨桂義寧從副元帥濟蘭舒蘇出師討捕審察形勢綜理兵政大捷以還因手書征徭事宜一編上之明年賊復至君以疾不得行兵遂敗主將皆被殺衆益賢君才辟掾湖廣行中書省尋掾江南行御史臺及格除文林郎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君至則東西道涂七十餘里橋梁數十里皆治使完整夷好時州民朱氏子以分地奪於強宗僧善能以侵疆壓於豪民皆數十年不能決者

君一旦決之由是他縣獄有疑郡輒移君讞山陰陳壽  
二私鹽事覺殺其幼子以抵官兵崦縣屠禮二妻為外  
家誘賣而蔽於富人新昌夏子興愆罪自毒誣有司掠  
死案牘參錯歲久無驗君片言之間莫不引伏郡中號  
稱神明禮部侍郎台哈布哈來守越首正經界請君計事  
君曰寬容慎密民必輸情而盡實嚴急苛暴人將畏罪  
而生姦守大喜曰得之矣遂以州委君君領檄即出宿  
官解執事者持文書環左右常千餘人日唯一起居太

夫人還坐夜分猶報朱墨稽勾不絕疲精竭神鬚髮皆白既代二年而後成為田五十五萬三千七百畝田一區印署盈尺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九四十六萬三千有奇畫之為流水冊次之為魚鱗圖類之為堯率簿第其高下而差徭之謂之鼠尾冊又總凡六千二百五十詭名自陳而得實者六千七百餘畝站戶既迷商得復者一萬一千二百二十畝因而息訟者七十餘家綱舉目張秩然不紊行之數年廉訪使董公用其法頒之屬



郡於是浙以東人無大小頌劉侯不絕口矣始君之承  
命於守也貧民大悅富者咸戚戚不樂覬罷其事君卜  
之神不吉曰吾知恤民而已焉得聽命於神乃移植小  
柏於治事之庭祝曰事成否當於柏之榮悴占之屬時  
亢旱而柏鬱然以茂後人愛之如甘棠遂名其堂為瑞  
柏學士大夫多詠歌以頌美之行省行御史臺謂君才  
當被顯擢累上其功不報久之以選授儒林郎松江府  
上海縣尹縣在東海之濱其民多豪強輕於犯法所謂

三甲五甲嘗再挺為亂尤號難治歲輸粟三十萬石而宋季公田曹氏湖舊額重租耗民多閉償中產之家歲一當徭即破蕩無幾姦吏乘之後灋大壞君始至嘆曰何以使吾民至此極也因出藍田呂氏鄉約朔望率父老子弟會坐學宮講行之升降揖拜彬彬禮讓皆樂生自愛交相勸戒莫違君令而君亦知其民之可使也廼令自議其力而定其役之下上初役田四十八萬餘畝後逸其半不數月悉復其舊且長人高昌二鄉土宜豆

麥而使輸秬稻民甚苦焉前丞鄧某力言之雖幸改科而江淮財賦猶徵不已君具白大府得如請而向之所謂重困吾民者亦會詔免於是民始無愁苦嗟嘆之聲矣他如學校課講勸懲之篤常平義倉歛散之宜舍館津梁斥候之治賓燕禱祠迎送之謹凡其職分之當為者莫不盡心而効力焉居歲餘有太夫人之喪號慟幾絕縣人為之罷市兩甲民嘗以頑獷被罪亦拜哭來祭却之則更哭曰我小人幸教我得為良民今見拒甚是

終絕我也君察其誠進之復叩頭謝去君欲奉柩歸河南遇道梗不果邦人士遂相率入錢買地留葬於千山壽安寺之東岡復祠君象於肇嘉浜之普濟寺踰年除奉訓大夫戶部主事不赴御史臺以江淮盜起且遣使請君問計亦不赴終喪改知紹興路餘姚州事命下之日州民喜相告曰我侯復來矣老幼扶携絕江迎謁者相屬於道既視事得未疾民之禱祠候問者日數百人病久不差遂投牒致其仕將歸休太夫人之墓廬州人

士流涕持不可逾旬病革且瞑猶瞪目曰吾志未嘗不  
在餘姚今若此吾其負吾民矣言訖奄然而逝至正十  
二年九月二十有四日也享年六十一明年夏六月廿  
六日附于太夫人墓左娶汜水陳氏封宜人有淑德子  
三人長俊民博學能文章次天民次靖民皆脩謹善學  
女三人長適衢州路江山縣尹濟南魏邦凱次適湖北  
廉訪司書吏許州左孟澍次適燕人孫鎮兩淮轉運鹽  
使司副使守謙之子也君平居服食儉素而賓客造謁

必盡醉極歡乃已出入戶庭不失尺寸之度少暇即屏  
居默坐意度深遠莫窺其際每語學者曰朱子小學一  
書魯齋教人心法也人能熟讀自足循序而進不爾雖  
讀萬卷書亦奚益哉君所至務以德教化民轉譬曲喻  
不施鞭扑而人自畏服設有呼召具揭姓名門屏間皆  
至如期與同列論政不直輒赭容力爭如仇事已則躬  
躬和好不啻兄弟骨肉然間出在外書問太夫人無恙  
外未嘗及家事嗚呼君歷掾臺省不為不遇所至公卿

大臣爭相推挽御史部使者章薦累數十人不為無相  
知者然卒不能盡君之用以展君之才使回翔州縣陸  
沉下僚以死獨非命哉昔者某之為紹興理官甚幸與  
君同事及校文江浙則君職受卷故相好為厚比來吳  
中又得太常博士危君素所撰餘姚經界圖記翰林應  
奉張君翥上海德政記讀之知君行事為甚信因俊民  
之請銘用不復辭銘曰

墨屨選輓秩何超也魁壘卓犖汨下僚也衆皆踽踽獨

儵儵也。廟忠砥孝玉雪標也。規仁矩義化旋燦也。往者作則來者教也。廉用弗張聞孔昭也。匪畱其醕齋之紹也。琢石刻文示不忒也。

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潘積中墓誌銘

華亭潘叔寬間攜其孫立本泣拜請曰。洪止一子世英為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不幸死於盜。此其孤也。先生辱賜之銘。則世英為不死矣。余鄉使過吳。聞吳人多稱望雲翁讀書有隱德。又數見其歌詩。及是乃知望雲為



叔寬遂不復辭按狀君字積中幼機敏姆抱侍父側聞人議論輒解意少長強力學問尤喜讀史或遇悖逆不平則切齒怒罵如身當其時叔寬治家嚴雖一子顏色不少借君亦朝夕應接無子弟過或勸為吏曰吏治文書刻深不可為儒官則又曰有師道焉非吾職也久之始用御史薦隨牒至閩南會旱方雨副帥巴延令賦喜雨詩搯筆立就僉憲馬本初聞之亦試以鏡中梅花詞意清婉尤稱賞之遂得補用君喜曰是役雖微將命往來

庶可行吾志乎聞去大府遠驛傳尤苦使者暴橫食餼猶榜吏必愜所需乃去君數往來一無所取他日中使至驛驛吏具白故獨無君名府中咸稱之故凡有遣必先君汀寇林頑斷官道蹂鹽場煽毒齊民君悉釋其誅誤復業者一千三十戶興化賊陳君信起僊游鉤結洞獠大掠遂陷城邑帥府分遣經歷高本道督捕選君從行初官軍以斬首差次論賞致有戮平民以為功者君力爭曰賊強民苦脅從非本心也且多殺徒堅賊心請

往喻之高君問從兵當用幾何君曰吾行布宣天子威  
命在德不在力也即單騎直抵賊壘反覆慰喻皆感泣  
縛其渠魁以降復業者一千五百戶父老鄭天錫儒生  
洪希文率衆上書請留為令蒲田縣民董安亦以君行  
境無擾請如僊游郡監佐爭詣大府白狀留贊郡事帥  
府錄其功上之中書省憲府覈其實上御史臺且移浙  
東僉憲王公復驗事既顯白久皆不報或謂功多賞後  
無以示激勸君曰小臣盡職人不知固當初江淮賊起

分兵守關君實董之左丞羅羅鎮江東遣使起關上兵  
使者露刃引弓以威脅君君曰吾受命守關兵一轉足  
則關危矣且軍中知有元帥令不知左丞檄也使君厲  
聲曰汝不畏死耶君張髯引頸曰誠不畏頭可與兵不  
可與使者還白左丞嘆異久之海寇作諸郡分募海舟  
興化戶居多君比行吏私縱豪家巨艦匿海島悉以小  
漁船應命君立賞使首實得大船二百艘餘盡免放衆  
舊有水門議者慮為寇利遣軍督塞之商舶貪於私稅

奸黨相和咸言不便且密賂君求免君曰水門塞誠非  
若等利不塞寇由此入焚室廬掠婦女寶貨若等獨得  
安乎門塞泉果無虞湖兵戍泉者以糧絕致變郡吏多  
被賊辱望見君曰潘奏差在僊游嘗善遇我不汝害也  
城福州吏私官錢輒取人墓石莫敢孰何君行視城見  
石刻某氏者問吏具服盡以石歸之民益感悅君行事  
寬厚大率類此福寧州餘寇未平復至同安募義兵航  
海會捕有報安溪賊已昨縣境君益治兵弗為動後五

日賊突入縣解君坐不起手刃罵賊不絕口遂遇害至  
正甲午六月三日也年三十三後若干月以其遺歸祔  
于千山望雲臺先墓之側娶瞿氏先十年卒再娶王氏  
子一人即立本瞿出也端謹善學克世其家余聞爵不  
稱德者其後必大若其不在茲乎銘曰

死也為君生也為親死安於生寧殺其身嗚呼小臣而  
克成仁墓祠通新昭茲刻文

義士周光遠墓誌銘

周君諱顯字光遠世居華亭之千山曾祖楫祖恕父文仲皆不仕君少負奇氣美風度涉獵經史間喜神仙道士之學遊龍虎山禮天師因給事其府久之慨然曰吾以孤身遠去父母將誰養乎遂謝歸踰年而丁父憂哀毀骨立葬祭有禮三年不與燕樂鄉里咸稱周氏有子矣君既終喪益自樹立養母孫氏尤謹君所居里歲輸官租四萬石其民困於重斂前多負逋慢期君具為約遂無敢後者縣令柴君詣府白事張侯顧問曰汝何以

使民皆信從耶令曰此縣民周光遠教我也會大水侯  
愍吏雜署災狀無所徵驗密語君具報盡得虛實部使  
者復驗信侯益賢之其秋民大饑君盡出積粟賑其鄉  
人活數千人法當補官竟辭不就兩浙鹽運司更定各  
場鹽戶運使張士瞻至府間君名召至幕下與計事差  
次上下無不合意延祐初詔遣平章章問經理江浙田  
土令行急趣使者悉召諸有田家詣庭下盛氣臨之人  
人皆駭懼失色莫敢仰視君徐進曰明公不欺孰敢欺



公愿少假辭色使得自盡則民信田無不實矣使者雖悍暴亦嘖嘖稱善不已江南創行包銀法省檄已下府君謂銀非土產一受命則民困極矣率父老擁使者泣拜使者感動為白相府會詔罷而止朝廷購銅為佛像府將分科吏並緣為市君復率市民力爭之亦得免吳淞江故道塞水溢諸郡詔所司開浚御史臺分官督視僉事范君素知君才請問方略君取方尺紙為圖指畫形勢甚悉畢事御史舉酒勞曰是役也爾與有力焉先

是府監守性緩急不同少忤即推案上馬去會宣撫使  
行郡有奸民投間各為紿狀訴二侯受賄不法事下嘉  
興守杜侯覆治君曰父母有過子當力諫今侯以論政  
不合使姦民迎合詆誣而吾徒坐視不顧設不幸中計  
奈何遂趨二侯脩論所以皆感悟痛自責相好如初杜  
侯聞之亦抵姦民罪君平居如無能者及聞義則奮不  
顧事長姊恂恂惟謹第昌先君十三年卒撫其孤如已  
子交朋友接姦族御奴隸內外各慊其意鄉里子弟有

失學者則聘名師教之故人皆彬彬興於禮讓或有小過更相勸曰周君聞之得無不我直乎於是義聲日起而上下翕然稱譽不絕口矣君嘗以捕蝗跣涉得軟脚病徃徃而劇泰定二年十二月廿一日竟以是疾卒享年四十八明年某月日葬於所居山之北麓娶同郡張氏有淑德子二人瑾璵皆績學踵行克世其家孫三人同生德生道生至正甲午余以使過吳會時君卒已廿九年而瑾死亦四年矣璵走謁泣拜以郡人王澤狀請

銘廼略其文而銘之曰

間義而勇不謀於人好仁而公不私其身江流既清原  
田既均惇惇匹夫與有令聞熟食其報在子與孫

元故朱君拱之墓誌銘

君諱柯字拱之朱文公四世孫也曾大父某始自建寧  
徙居華亭君幼穎悟姆抱侍父側聞人語即解意與群  
兒嬉戲常莊坐如成人既冠益勇於學日取論語孟子  
大學中庸詩禮記各誦數百過遇有疑輒從先生長者

質問辯析必得其義乃已夜則徧閱諸史百家之書至  
忘寢食飢渴君外甚樂易而內實嚴正雖終日歡洽未  
嘗有違禮故居家庭接賓友處鄉黨遇姻族無大小疏  
戚皆畏而愛之里中事有不直悉詣君取決君出片言  
折之罔不各當其意間有歎於心者即退自省曰某等  
不才慎勿令朱君知也君家無餘財而好周人之急甚  
者罄所與無吝色君嘗謂士不通經不足為學故其家  
子弟皆明經篤行循循有禮節君性雅曠嗜閒靜晚益

治圃於居之西鑿池疊石築堂其上曰時春構亭左右  
周以花竹風晨月夕則巾車畫舫飲酒賦詩或緩歌長  
吟或投壺彈碁解衣岝嶢諧笑終日仰天長吁人莫窺  
其際也至正三年冬十月感微疾飲食卧起如平時十  
二月五日召其所親愛者語至夜半曰吾與君等別矣  
遂脩然而逝年四十有七娶孫氏子男三人長靈次熙  
次雙驢女二人孫男一人曰孫以是月廿四日辛酉葬  
於白嶺之原既十有五年矣其子熙以鄉先生沈存狀

來請銘銘曰

紫陽蒼蒼道久彌光葉大枝蕃散於四方華亭之裔適  
當四世潛德弗庸蔚有奇氣如彼梗枿弗棟弗梁如彼  
椅桐弗徽弗張天賦之秀宜畀之厚胡嗇其祿復褫其  
壽子孫詵詵戩穀爾臻我銘有徵視此刻文

貞素先生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壬戌貞素先生曹氏卒踰月  
已酉葬於脩竹鄉千山之原從子慶孫狀先生世系行

實來請曰慶孫甚幸承教叔父叔父死墓未得銘敢以  
其孫於菟請師泰游吳楚間久高先生之行遂不復辭  
按狀先生諱知白字又玄號雲西先世有諱霑者在唐  
中葉自閩之霍童山徙居溫之許峰沒而為神有驅厲  
捍患之功祀久不絕其族益蕃衍若文肅公叔遠文恭  
公邇皆其後也宋宣和中十八世孫景脩始遷華亭長  
谷之西景脩生某某生從龍從仕郎監行在省倉從龍  
生潤之承信郎幹辦平江府糧料院潤之生德遠德遠



生先生先生生於咸淳壬申三月廿八日丙戌蚤孤鞠  
於母謝氏教之成人則從祖教授君澤之也先生身長  
七尺美鬚髯性機悟善識事至元甲午詔遣中書左丞  
某公鑿吳淞江先生以策從行功居多德茂成庸田  
使初公行水復獻填閘成隄之法公甚德之己亥丁母  
艱哀毀盡禮服除以大府薦教諭崑山意甚不樂遂辭  
去嘗游京師王侯鉅公多折節與之交章辟屢上先生  
悉辭謝曰吾聞燕趙多奇士庶幾見之豈齷齪求官者

比耶即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庭戶尤喜  
黃老氏之學扁其居曰常清淨曰窪盈曰厚堂曰古齋  
菴於是超然有所得矣晚益治圃種花竹日與賓客故  
人以詩酒相娛樂醉即漫歌江左諸賢詩詞或放筆為  
圖畫掀髯長嘯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  
爭內屨願交平居於婣族鄉黨調恤惟恐後尤篤於友  
義若文士許應元李冲劉世賢詩僧崇古生則飲食之  
死則為治喪葬罔不曲盡其情焉學者尊之曰貞素先

生有歌詩凡若干卷浦城楊公仲弘為之序先生外和  
內剛寡嗜慾年八十有四風日清美猶杖屨閭里間鄉  
人士愛敬之皆迎謁環擁欣欣有喜色牟公成甫嘗稱  
其志尚清素有司馬子長之風侍書學士虞公記厚堂  
亦謂其尚氣義樂閒退皆足以知先生矣夫人河內李  
氏宋觀文殿大學士贈少保諱曾伯之曾孫先二十年  
卒子南永柳州路馬平縣都博鎮巡檢女五人長適上  
海瞿天祐早卒繼室以季女次適嘉定高巴延次適常

德路達嚕噶齊呼嚕古岱封大興縣君次適同里陸泳  
孫男三人長駒虞早世次於菟幼彪曾孫二人俱幼銘  
曰

振鐸之封氏別為宗曰閩曰甌自南徂東有偉先生凜  
焉高風遐觀闊步玄館儒宮既介而通亦嗇而豐不倚  
於立不詭於從翼翼其心冲冲其容采山薇蕨涉水芙蓉  
菱歌忽斷五湖三江有次其藏琢石穹窿謚私而公  
靖節文中

元故處士夏君墓誌銘

華亭夏處士諱濬字景深其先自彬以上居湖州之長興彬生杞與椿始占籍為邑人至元丙子天兵南下游軍徇郡邑急擊華亭杞能率衆內附以功署其邑宰而椿遂不復仕居家治生產以志行自高急人之難如扞頭目創義塾教鄉人子弟出見津梁道路有不治輒治之歲庚寅丙午之飢出粟活人甚衆事聞旌其門曰義士義士生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玉泉場鹽運世澤涉獵

經史侗儻負才初為嘉興瞰浦稅使征商有法轉杭州  
獄丞多平反處士寔監運子也處士始生之夕監運夢  
僧持錫鉢坐堂上狀貌甚偉心異之覺而得處士幼機  
悟異常兒稍長讀書通大義不事章句居常慨然曰士  
生天壤間能行已惠人足矣亦何必居官為政哉於是  
深自刻厲課童樹桑種果力耕作謹儲蓄久而家益饒  
衣止大帛食無無味朝作暮息未嘗一日侈然自放見  
粒米寸帛棄道上輒蹙額不樂遇斷梗浮苴即親持以

歸鴨鷄羊豕之畜非賓祭不安殺其存心愛物如此而  
好善樂施雖累千金弗靳也至正丙戌郡城火延所居  
宅處士抱神主祭器去因輒嘆先祖以義名門今將營  
居室顧里中纍纍露處於情獨能已乎乃亟發廩以濟  
災者復曰義塾先志所存尤不可後也更即故址大作  
新之殿堂門廡宏麗邃嚴中像燕居旁列配從尊壘爵  
洗之器皆範金而為之聘名師設教如初遠方貧而來  
者給筆札衣食朔望率諸生行舍菜禮彬彬揖讓視昔

加盛焉立義庄以贍父母妻三族月給米鈔歲給布帛  
冠婚喪祭助各有差人有病者施以善藥死無斂者槨  
而歸之郡環水皆橋梁多處士創大者費鉅萬若渠堰  
道路官寺與凡役於公上者亦無不力先之東嶽祠歲  
久就圯間過而見之曰吾施於人或庶幾矣神其可緩  
乎乃建大殿堂廡闢東西門中甃露臺周繚以垣像繪  
之設穆穆乎其有容民吏禱禳者始有所嚮矣處士天  
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毀盡禮歲時祭祀設父母遺像奠



哭如始喪時兄某卒撫其子若孫猶已出奉幼姑甚謹  
厚奩橐以嫁之居家嚴遇子孫不少假顏色與人交無  
妄言久而益敬晚頗好浮屠學創萬竹山房居禪衲為  
方外交又築堂於屋舍西偏曰愛閒蓄古法書名畫周  
彝漢鼎其中日從賓朋觴詠以相娛樂乙未冬十月朔  
某日語家人曰今年六十有三吾當歸老萬竹矣乙巳  
疾作命子孫治後事正坐翛然而逝容貌三日不變處  
士生之年為至元癸巳月為丁酉日為壬子以卒之年

十二月庚午葬於縣西集賢鄉集賢涇先塋之側夫人  
呂氏有淑行子男三人長文舉次文彥忠翊校尉紹興  
路同知餘姚州事次文德孫男五人頤蒙益大有中孚  
女三人孟貞適俞珊竹台安貞適陸鑄皆仕族居貞幼  
既葬之四年其孤某以士人陳亨道狀泣拜請曰昔曾  
大父之歿巴西鄧先生為之銘今我先人卒葬已久宜  
銘者非先生乎銘曰

維富與義孰克取而此維處與出不可操而一發於身

不靳於人晦於時不慊於施維墓有刻式昭爾德

湖州路儒學正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著字澤民其先大梁人幾世祖權官至某處提  
刑扈宋南來生于振仕通判累贈朝請大夫始占籍嘉  
興焉振生行恕以父澤入官後知寧國縣行恕生誨入  
國朝以選教授郡儒學誨生達嘗長幕涇縣達生四子  
長應同韶州路經歷次應定饒州路儒學教授次亨衢  
次即君也君八歲失父鞠於經歷既長使習吏事曰吾

家世業儒吏非吾習也遂從仲兄偕受易書於竹岡葉先生先生歿再從吳朝陽氏授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已而嘆曰是果足以發吾志耶遂北走京師游於公卿論議英發聞者莫不聳敬時大臣有羅致館下者其勢焰熏灼不喜人忤意獨直君言數引薦之久而益驕縱亡顧忌君曰太橫弗去將及於禍遂拂衣歸翰林學士黃晉卿禮部尚書王師魯國子監丞陳衆仲及在朝諸名臣相率為歌詩以壯其行既至杭丞

相府以常選俾錄廣德儒學三年士論歸之改諭銅陵  
銅陵阻山帶江地僻陋學校久廢不治君至則葺宇舍  
築垣墻創彌高亭延名師碩儒以教子弟踰年以內艱  
去居喪悉遵朱子家禮屏浮屠不用郡人賢之服除調  
烏程始學田不滿百而饒士常數十不給則往往貸諸  
人君曰茲大縣不當爾乃率好義者益買田二百畝建  
尊經閣大作新之平章薩木丹巴勒公董師吳興察君材署  
郡幕府力辭因留正郡學其講道設教悉取法安定胡

先生學者翕然向風是歲貢春官者四人一時得士之盛東南諸郡莫之先也既代辟浙東元帥府史君辭不獲至則歷陳軍政得失時雖不能盡用而用輒便於民凡遣兵餽糧幾數十萬亡敢慢期者於是府中諸史皆嘆服潘君為不可及君間使海寧行御史臺方留為掾檄至而君已病暑暴卒矣君學有原委善歌詩屬文有聖筆全經一編發明春秋微旨甚悉事母舒氏周氏克盡孝其兄經歷死養嫂氏撫諸姪曲盡其道處宗姻以

睦遇僮僕以恩性不嗜飲而客至必盡歡乃已平居恂  
恂若不能言遇事則奮然不顧嗚呼君負才氣倜儻若  
此自謂功名可以立談取乃今迴翔偃蹇沉滯下寮終  
不得一展其志亦可悲矣雖然孝友行於家忠信施於  
人以布衣而傲睨王侯之間生有令聞死克善終又何  
憾耶君生於至大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至正十八  
年六月一日夫人石氏有賢行先君兩月卒其年八月  
二十四日合葬於海寧州彭坡之原子男三人長興仁

次興宗次興祖女一人尚幼予以搃漕閩南道出海上  
興仁數過予泣拜求誌其父墓及還至杭則猶請不已  
遂為銘曰

君才黼黻標玉雪孰儷其華疇比潔履斯為順施可烈  
圭以璋合環以玦翼角之全齒足缺超光越景困羈紲  
彭湖渤澥山巖薛墓門鑱珉堅婉鐵吁嗟潘君名不滅

孫元實墓誌銘

千山之陽泖水之濱有隱君子曰孫元實諱華號果育



齋其先出吳長沙桓王富春人也十世祖德脩唐季為  
侍御史遭亂避地永嘉始為永嘉人曾祖夔宋郡馬娶  
趙氏父處仁娶朱氏來松江生三子又為松江人君生  
之夕母夫人夢一道士豐儀美髯長揖而進曰欲得托  
身夫人家可乎覺而得君額下猶有髯在君幼穎悟異  
常兒授之書隨口成誦年十三肄業郡庠時翰林學士  
張周卿方出為守朔旦課諸生春陰詩君搦筆立就其  
結句云柳花只在斜陽外不肯分明過小橋守大稱賞

之及長通經考史於百家諸子無不考覽尤好岐黃氏之學常畜善藥遇人疾病雖小家亦往治之巨室貴人禮一不謹雖餽以千金終不肯一顧三薦為醫學教授皆不赴未幾有旨待詔尚方以母老力辭江浙左丞張公某論君才行卓異不當流為醫請署吏庸田又不就與母弟同居內外無間言既死撫其二子皆有成君好脩潔戴折角巾衣鶴氅衣望山臨水步趨翛然或著紫紵袍束帶佩玉騎馬行市中人爭隨觀之年幾八十而

肌膚猶若冰雪其所為詩歌流麗清遠意出天巧絕類  
王維孟浩然所居闢小閣中列古彝鼎法書名畫焚香  
靜坐終日書非佳墨熟紙不作飲饌非精潔不食士非  
賢不與之交也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至正十八  
年六月一日將以明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於縣之脩竹  
鄉居里之旁娶林氏生三子長程廣德路建平縣儒學  
教諭先卒次穆次稹女三人其長二人未行次適華亭  
周璵孫男二女四至正丙戌秋子客華亭一見如平生

歡間握手語予曰不意離亂中得與公遇我死公能銘  
我墓乎明年秋予將使閩廣稹衰經走錢唐泣拜請曰  
先君死將瞑猶顧稹言銘我者非貢公不可君言若此  
銘其可辭銘曰

珠玉雖珍不掩乎水碧空青鸞鳳雖靈不嫌乎鷗鷺潔  
清吾於華亭得見斯人

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上騎都尉河南郡伯  
丘君墓誌銘

至正十八年秋詔遣使經略江南明年春論次東藩之  
有功者上之朝於是江浙行省理問官丘楠進階朝列  
大夫父世榮贈奉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理問官樂  
清縣男再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  
事上騎都尉河南郡伯母黃氏項氏並河南郡君既受  
命遣予使過海上楠以福建行省都事某狀來乞銘按  
狀宣慰君字仁里其先福州人五代末因避亂徙居永  
嘉平陽州之儒立里曾祖某祖某故不仕父慶祖承務

郎漳州路總管府判官君儀觀竒偉性倜儻少孤能自樹立讀書涉大義事母吳夫人孝二弟如山富孫皆幼善撫教之及長慨然曰世多以分財傷骨肉義吾不忍為也盡以先人田宅遺二弟別築室以奉吳夫人夫人有母馮年老養不給心甚憂之君察其意即迎奉以終其身嫁四妹皆得所歸每傷幼喪其父觸事輒愴然興感因即近里剏寺曰報恩立祠其中買田度僧以共祠事君好善樂施雖傾財無所靳急人難忘其身之危也人

或有鬪者出片言折之亡不慰解故鄉鄰事少直輒相  
告曰吾何爭質之邱君足矣君平居絕口不言人過人  
有一善則嘖嘖稱道不已君生於至元某月某日卒於  
元統甲戌八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七後三年為至元  
七年九月廿三日葬於前倉嶺薦舉鄉清華山之原子  
男二人長杞早卒次楠由工部奏差從軍有功累遷至  
今官能謹身持法以贊藩服人多賢之女一人適溫州  
錄事判官鄭先孫男二人聰生元童女一人幼銘曰

於淑郵施孔周嗇其酬嗣茲顯被卹典美則衍清華封  
坎其宮昭令終

福建等處鹽運使司判官張君墓誌銘

浙東宣慰司都事舒莊狀其友張君元禮世次履歷謂  
予於甬東慈濟寺之舍館曰莊與張君居同郡學同師  
而又情相好而不幸死且葬矣墓未有銘敢以其子椿  
請按狀君字仲和竹居其別號也世為越州人宋寶祐  
間六世祖某徙明之奉化再遷而城居曾大父曄大父



均父文勝俱隱不仕君幼而敏悟長好讀書從鄉先生  
許山心授尚書累薦不第因授徒昌國之翁洲書院至  
順初陝西饑令民有能入粟者以次受賞君聞之慨然  
曰古之人嘗有入粟致位公卿者矣吾何嫌顧吾行何  
如耳遂傾所貯入之官得蘆花場鹽司管勾既視事知  
豪亭專務掊剋貸私錢不數月輒沒入人工本而場官  
又用大量收民鹽取其羨抵大家租小戶殊不聊生君  
嚴為令禁止之課嘗最於諸場嘗遇旱有司禱不應君

齋潔祀神海上雨立至秩滿調江西萬安縣灘頭巡檢  
先是塞兵豪猾不用令稍忤即相率為紿狀排去之君  
居數歲帖然化服大獠蕭八反番禺君以調從征多克  
捷大府上其功未報會有遣解馬赴京師當大暑行數  
千里無一死損歸代授進義副尉大嵩場鹽司丞君至  
則政益脩民用悅服乃出錢建嵩江書院聘名師訓其  
里人朔望舍菜後升堂會諸生講論道德士民至今思  
之歷兩考授保義副尉江浙省富藏庫使處心廉平其

課自裕至正己丑春丁母夫人范氏憂居喪三年未嘗  
出門戶晚築別墅於月湖之濱未幾改敦武校尉温州  
路都稅課司大使不赴歲癸巳以昭信校尉福建等處  
都轉運鹽使司判官致仕一日顧諸子孫曰吾仕雖  
不顯幸無大過今老矣將闢義塾以教鄉人子弟創義  
廩以食宗族之貧者汝能成吾志則庶其無憾矣明年  
甲午正月十五日以疾卒又明年正月甲申葬於鄞縣  
陽堂鄉官養之原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至是壽七十

三矣君天性孝輕財好施居鄉黨恂恂有禮於諸子百家書無不博覽尤精於管郭氏之學葬地其生時所自營也娶高氏繼姚氏子男二人長即椿次桂先卒女二人長舜英適郡人高傳次舜華適上虞縣儒學教諭朱矩孫男四人熙慶元路儒學錄次黨次薦次勲為桂後嗚呼君子懷抱才器猥居下寮不得一展所學以終其身而無怨言固已難矣况能黽勉力行以求無愧於其職哉若張君者謂之不賢可乎是宜銘銘曰

績學砥行維士選也陸沉委吏亦何負也不愧其心職之踐也雖嗇而豐嗣方衍也築宮于嵩文教闡也慶流蠡涌昭厥善也徵詞垂休視斯塚也

贈承直郎國子監丞鄭君墓誌銘

至正十九年冬予以總漕閩廣使過餘姚江浙行省郎中劉君仁本張君啟原理問丘君楠皆乞銘其先墓余既辭不獲及至四明則員外郎鄭君文寶復以福建行省都事高明狀來請其父贈國子監丞君銘余方愧前

所著文粹粹不暇擇今已治行其暇為之乎明日遣其弟守仁來請又明日監察御史周君廉亦以書來趣乃節其狀而叙之曰君諱應先字復古其先為閩著姓五代時以朱文進之亂始來天台三世至承務郎維明遂築居黃岩之天長街傳八世至琳有孝行通尚書登宋進士第於君為曾大父琳生世仁脩職郎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于君為大父世仁生希欽博學能文章郴州桂陽縣主簿累官宣義郎則君父也宣義年五十生君

君生十四年而宣義卒母陳氏亦相繼沒君居喪能哀毀盡禮葬即廬墓讀書益刻志自樹然性好施有所積輒以予人凡宗戚昏喪分財給助惟恐後歲丙午丁未大侵君與夫人杜氏謀曰鄉里饑餓若此我輩不委溝壑足矣其能坐視弗救乎乃傾粟以濟之未幾官行賑助法吏知君力已竭將議免君曰前者私恩耳今法也其何辭遂鬻資產以應令自是家日益廢所遺者書數千卷爾然客至猶治酒殽燕飲無虛日重幣聘名師以

教諸子嘗曰汝等能力學不失為儒者貧庸何傷君平  
居行事務盡其心而已故雖不心人知而人亦未嘗不  
知君也君生於元貞己卯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元統甲  
戌三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以其年十二月三日葬  
於方山壕麓祖塋之側葬二十年以文寶貴贈今官階  
承直郎杜氏贈恭人子男五人長天祐次即文寶次天  
偉次守仁游京師有詩名次文定女二人孫男十三人  
女五人鄭氏凡十一世皆葬於州之方山其庵曰奉思



則扁於宋丞相謝深甫其井曰孝義則杜清獻公範之  
所題也文實復能以聰敏剛介贊襄藩省以有卹恩何  
其世澤之甚遠耶銘曰

方山如矩有堂有斧傳十一世維君之宇閼其幽光令  
德攸緒命自天錫爰作石語

黃詢饒墓誌銘

黃詢饒名寬福寧州翁潭里人也家世仕族有故譜載  
春申君歌至其大父汝慈凡三十餘世歷歷可考父芝

生二子長容次詢饒也詢饒性耿介少知自重不妄與人交寡言力學累薦不第益刮磨為古文家無僭石之儲而能怡其親友其兄故一州人皆高詢饒行自以為不及壬辰兵亂詢饒避遷他所及歸盡失其故業又連遭父母兄嫂之喪貧不克葬遂憂感以卒實至正辛丑十二月某日也詢饒年四十四不娶無後州人袁叅政聞而悲之曰吾州賴有黃先生不幸絕矣我不為之歛將何以慰其死而勸賢者乎乃買地治葬於石輦之陽

以明年六月甲申遷詢饒樞并其四喪而合葬之于是  
饒州人士嘖嘖益賢詢而義袁君之為也宣城貢師泰過  
其州詢饒友人陳興祖張浩來求銘銘曰

命孰使之窮身孰使之凶孰豐其行而嗇其逢孰茂其  
初而遏其終謂天夢夢孰義其封

東陽曾君墓誌銘

連江縣東行五十里為爐烽又東十里至於海高者喂  
崿哈呀低者斥鹵沮洳民尚耕漁最號窮僻予被命北

還道過其地見四人者素冠麻衣拱立道左問之則東陽儒澤里曾氏子也既止客舍則復拜曰勝等不肖不幸先君死且葬矣唯是隱德下里名弗克彰願得大人君子賜之銘庶歿存有榮耀焉謹以里人林元亨狀請予哀其言之戚也乃為次第其狀曰曾氏之先淳光人自唐末避亂來居於是子孫世業儒因名里儒澤君諱賢字希聖曾祖諱若晦宋儒林郎祖諱同父諱壽君生九歲喪父能自樹立事母以孝稱久而家益裕君長身

脩髯儀狀魁偉讀書脩行居家庭有禮節遇宗族有恩  
義好施予耻言人之過設鄉校以教子弟之來學者鄰  
里事或不直得君片言即謝去故一邑之人皆稱曾君  
曾君云君先娶黃氏生二子長即勝次曰廣再娶姚氏  
亦生二子曰回曰忠既皆婚娶悉以田宅僮奴分遺之  
退居半山之間日登高臨深賦詩飲酒以為樂因自號  
半山君生於至元戊戌六月十二日卒於至正辛丑八  
月十一日春秋六十有四卒之日顧謂諸子曰吾生承

平晚遭離亂今得正而斃焉幸矣汝等其慎自勉其冬十一月庚申勝等奉柩合葬於里南夔山之原嗚呼海濱窮僻之地君以善行拔出乎流俗而諸子又能不沒其父名是宜銘銘曰

連江之濱東陽之渚有儒者族曾世其美曾君希聖克紹其先馴行恭謹恂恂不憚俎豆其鄉弦歌其里衆口一辭善譽茲起我行將北道止海隅君雖死矣實見諸孤倉皇留銘為來者勸匪曾之私亦邑之憲

故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

劉公壙誌銘

公諱貞字廷幹號晦叟本彭城人其五世祖諫諫生昕  
皆以明經教授鄉里曾大父諱賢佐金末舉進士監支  
桃園屯戍軍馬糧草使始居益遂為益都人焉妣張氏  
大父諱份萊州判官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彭城郡侯妣丁氏贈彭城郡夫人父諱克誠累官南  
臺監察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

知政事護軍彭城郡公以奇節聞天下妣侯氏贈彭城  
郡夫人公魁碩負氣博覽經史善書明律試江西浙東  
西三道廉訪司書吏更蔭補都大庸田司知事掾江浙  
行省除兩浙運司知事辟南臺令史歷江浙行省檢校  
官平江路推官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擢南臺監察御  
史陞都事入拜監察御史改宣徽院判官出為嘉興路  
總管海道都漕運萬戶浙東廉訪使時年幾七十數上  
書乞致仕不報拜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尋遷江南



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公慨然曰吾辛苦四十年  
受國厚恩值時多艱報効職也顧老病若此其敢尸祿  
以曠官哉至正戊戌秋始決意辭去更號知止翁東絕  
江南踰嶺止居武夷山中明年盜犯閩關乃走建寧又  
明年下延平沿流至閩縣之歸善里未逾月病革出手  
書以後事囑家人脩然而逝三日神色不變公由將仕  
郎累官中奉大夫平生勵操清苦所至政譽旁溢中外  
稱良御史賢太守者必曰劉君劉君云公生於前至元

已丑正月二十九日卒於至正辛丑六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是年七月十日權厝於雙溪里延祐寺之東。原娶唐括氏。繼丁氏。先公卒俱贈彭城郡夫人。唐括夫人生子一人曰時敏。蚤卒。以姪憲後女一人贅兩浙運司鮑郎場管勾能梓。外孫男二人曰文煥、江浙行宣政院照磨曰文焰。幼女一人適江浙行省照磨岳師訥。嗚呼公生也無愧死也無恨。雖當流離轉徙之餘克保爵壽以終其得於天者亦已厚矣。書其槩納諸壙中且為

銘曰

山之東閩之中吁始終名無窮

臨清御河運糧萬戶府經歷鄧君墓誌銘

至正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封敦武校尉臨清御河運糧  
萬戶府經歷南昌鄧君死於賊二十一年三月里人車  
允德間走至閩其子僉江西征行都元帥孔哲孫南臺  
監察御史仁傑始聞訃發喪呼號痛絕大夫士咸赴弔  
明日師泰亦往焉孔哲等若有所請而悲不能言也又

明日遣允德來致其辭曰先君不幸遭罹禍患孔哲等  
抱痛終天不敢以衰經見先生幸哀而賜之銘師泰聞  
江右人久高鄧君行義今又辱與御史交遂不復辭按  
狀君諱德明字正甫別號梓林本安松里熊玄隱之仲  
子其母蕭夫人有女弟事三磚鄧子美無嗣因鞠為子  
君既後鄧氏益治生產通有無更大其第宅聘名師教  
二庶弟既婚娶悉以鄧氏田園歸之每歲暮必分遣子  
弟出粟以貸貧人及期無以償亦不較也四方賓客至

者皆厚為之禮不給輒資之無不各慰其情鄉鄰有鬪  
者得君一言即解去或有所覬則密出私財予之事已  
終不言江淮饑流民群聚率數百人橫行鄉村掠財物  
無顧忌居民往往逃避君為飲食善導之出境故君所  
居里獨無擾郡有武陽渡距城一舍江岼闊遠使者至  
遇風雨無所止息君白有司置傳江上且請身率先之  
未幾軍興他驛皆斷絕獨武陽不廢君之力也十四年  
汝穎賊犯豫章進逼城下民吏多奔潰君召孔哲及孫

漢傑語之曰省治所在萬一失守江右其可保乎汝曹  
尚戮力盡忠以共王事于是急募兵得萬餘人分列東  
西兩岼以遏賊鋒逾月賊退復移兵佐叅政多岱克復  
撫州建昌功上大司徒平章旌其門曰耆德忠義之門  
仍授孔哲敷武校尉義兵百戶漢傑忠翊校尉同知婺  
源州事君以孔哲階上品封今官十八年四月淮寇乘  
暴漲復犯豫章翌日城陷省印失所在君力求得之即  
遣孫漢臣從馮叅政驥走撫州歸諸大司徒先是仁傑

以誅唐天麒功為漳州推官尋擢江西行省都事奉詔  
諭豫章賊賊聞仁傑且至疑君為間盡徙鄧氏一百五  
十餘口山南之潛江君曰自兵興來吾家起義八年三  
世受恩今吾年九十四矣尚忍不義而生乎遂不食死  
舟中君性沉毅不妄言笑平居無所好獨喜畜良馬觀  
池魚識者固已知其所負矣娶胡氏先十七年卒葬所  
居之南梅溪山子男六人曰用章曰用文曰用中曰用  
和以子仁傑官封儒林郎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

員外郎曰用平曰孔哲即僉都元帥官武略將軍孫男  
一十六人曰漢傑即婺源州同知曰仁傑即御史官奉  
議大夫曰漢英進義副尉龍興路進賢縣主簿曰漢臣  
曰顯進義校尉南康路建昌州判官曰漢忠忠顯校尉  
同知萍鄉州事曰漢興漢廣並行省宣使曰漢臣樞密  
院宣使曰漢皓吉安路白鷺州書院山長曰漢鼎曰漢  
輔曰漢霖曰漢東曰漢佐曾孫男一十一人玄孫男五  
人孔哲等將以某年月日遷君柩與胡夫人合葬焉為



之銘曰

百年其身五世其仁御逸吾神漁樂吾真生德吾鄰死  
名吾賓義魄忠魂江月山雲

袁隱君墓誌銘

長溪之西東山之下有隱君子曰袁順卿父質而有文  
辨而能通治身居鄉優游而有餘死且十二年矣予被  
召北還道過長溪方入舍館客有戎服來謁者壯士握  
刀列戟擁左右既升階即鞠跪帖帖謙若下士乃知為

江西叅政袁君天祿而隱君之第四子也明日至則禮  
益恭拱而前曰先君早棄諸孤葬雖久居大山長谷間  
未得名士鉅卿為之銘唯先生是望子謂子仗義立功  
遂有顯爵而諸兄又皆出為世用推恩褒卹當不遠矣  
姑俟之銘未晚也又明日復至執里人黃寬狀俯伏再  
拜曰唯茲海濱幸辱過臨銘其不獲則重不孝矣予嘉  
叅政之能篤於其親也用不復辭按狀隱君諱邦寧世  
居柘陽里曾祖某祖世南歷官順昌縣尹初母于夫人

無子聞洪源林氏先塋松上開花大如牡丹已而生三子衆異之夫人乃鞠其季為繼及長果個儻有氣節當至正丙子初能守其鄉邦雄賢埒封君生子曰陽臻則隱君父也隱君年少遭家不造出贅柳營陶氏克自樹立內治生產以約為豐外爬羅鉅細事無不解由是順昌遺業復大振矣隱君事嫠姑如事其母鄉鄰貧者必出粟以周之賢士來者必倒屣以迎之凡喪有不舉者悉為營葬焉屬時多艱牢盆失利奸民煽為私販因行

剽掠莫之誰何隱君居當經行處問顧族問曰是不可  
以無備因使鄉人子弟習為兵得二千餘人寇至輒敗  
去人咸稱隱君假令不死其才豈止排難解紛而已耶  
隱君生於至元壬寅二月十四日卒於至正辛卯三月  
十一日春秋五十以明年十一月某日葬眉洋之原陶  
氏端靜自衛理家教子井井有叙今有司旌其門曰貞  
節袁母陶氏云子男五人長洋福寧州尹次深文武德  
將軍海道僉都元帥次安文昭信校尉同知興化路事

蚤卒次即天祿官中奉大夫次達文西白巡檢死於兵  
女一人適林受曾嗚呼隱君負才與行用不於其身而  
於其後之人可銘矣銘曰

器堅而良且潛其光水涯山顛時之杌隤行之戾契廼  
全其天欲弛而張將弱而強為圖族先惟後用顯行賁  
卹典我銘匪愆

故承直郎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高  
君墓誌銘

福建都元帥府經歷高君諱本祖字義實世饒州安仁縣儒家曾祖元素祖起宗父君嘉宋待補太學生母易氏君幼學於牧心楊先生穎悟有詩名呐呐若不能出諸口而行義推於鄉里蚤受知於疎齋盧公澹齋張公以御史薦將辟海北憲史廣東部使者知君賢羅致之君不忍遠違其親遂奉以行已而丁外艱扶柩歸葬哀毀跋涉幾不能生服除遷廣西從使者按行諸郡獄多平反會八桂科歛臺覺諸史率以贓敗君獨無有憲使

詰訴者曰何以無高書吏耶訴者頓首謝曰高書吏廉不敢以私囑囑之則敗吾事由是臺憲益賢之既書考巡檢荔浦縣之南源砦辟帥府令史以嫌去調恭城縣之西嶺砦巡檢復以疾免改將仕佐郎常德路照磨常德多官湖自監守以下各私其一謂之分例湖照磨所當得錢六千緡君不受悉以歸諸官日坐幕府閤故牘刮廁宿弊豪猾為之屏跡行省遂辟君掾未幾又辭歸創樓以奉母夫人蜀郡虞公題之曰春暉君有二寡姊

皆別築室居之且割田以資其養延師以教其子易夫  
人朝夕往來杯酒上壽怡怡愉愉醉即擁輿而還後除  
漳州路知事階將仕郎以漳遠不欲去太夫人曰汝毋  
以我故重違君命也且二姊在足慰我心矣君既至凡  
事之不如令者悉更正之比及考改延平路知事未行  
丁內艱服除進承事郎天富南監場司令病不及行朝  
議以君嘗有德於漳也擢君為經歷士民間之喜曰高  
君來吾屬安矣君為政一切務從寬簡會有詔減民租



三分君以龍岩被兵久力請盡蠲今年租賦李志甫反  
南靖縣士蕭景茂罵賊死陳端才妻蔡不受污自沈於  
河君悉上其事以旌異之海寇朱八任有仁出沒漳潮  
間潮吏來捕得之郡遣龍溪主簿方吉夫為衛北行君  
以事出郡監典住受賄縱賊反誣潮吏君嘆曰受賄縱  
賊何異賊耶白大府復械賊送潮人歌之會廷選守令  
擢文林郎汀州路清流縣尹時連城賊魏梅壽聚眾剽  
掠勢方張君單騎直抵其壘賊聞高縣尹且至開門迎

拜君反覆慰諭賊皆感泣不數日縣境帖然以功陞承  
直郎帥府經歷君執直不阿人莫敢干以私汀州賊何  
源林頑為亂君率兵萬餘人覆其巢穴乃大脩壁壘屯  
田積穀以實邊餉寬民征毗陵華玉以罪流上杭重賂  
權貴將求內徙陰持百金來見君叱絕之及君還汀州  
遮道請留不果為刻石頌之賊陳君信起僂游君復統  
兵往捕距賊不數里遙見賊方渡溪軍吏曰賊勢盛不  
可迫擊君怒罵曰汝欲挫吾士氣耶躍馬疾馳士卒大

呼隨之賊皆披靡追至半舍擒其先鋒一百餘人得所掠財物婦女悉給其主翰林待制林泉生為撰平寇碑甚詳凱還部使者率僚佐詣門勸酒勞君已而又出諭汀延復大厯戶七千二十六口二萬八千四百一君在軍久感瘴癘還至延平疾革或勸之歸曰吾死於行吾事畢矣遂卒實至正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別號本齋娶江氏生女四人長適戴鏞次適李其餘蚤卒以從子善繼為後君之未沒也嘗謂善繼曰我

死必歸葬先塋側今死十年矣善繼間泣拜請曰屬時艱葬雖未克如志幸得先生銘以俟他日庶先君為不亡矣遂銘不辭銘曰

行之隆而位不崇才之豐而壽不充澤止於躬嗣繼其從有祿有功克保令終匪天夢夢視君之逢

故朝散大夫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楊

### 君墓誌銘

君諱杰字子俊姓楊氏翼寧人曾祖某祖弘登卒贈奉

議大夫興寧路治中妣李氏贈正平縣君以守節旌其  
門父鉉江西廉訪司經歷年六十二以奉議大夫禮部  
郎中致其事以君官贈朝散大夫同僉中政院事騎都  
尉弘農郡伯母龐氏弘農郡君君有孝行侍父母不忍  
一日舍去年四十始出仕以儒貢閩憲史辟南臺察院  
書吏出官為福建元帥府照磨擢海北廉訪司知事丁  
外艱服闋改湖北陞山南經歷調廣西拜西臺監察御  
史遂僉海北憲君為吏即有譽與同列李廷佐齊名其

辟南臺從御史按行宣政院官吏賊鎮江萬戶竄某不法人咸稱之在福建時以鞠獄有聲及任海北守法不阿照磨劉某徇私干政君沮之劉恚數譖毀君及劉掾中臺君六年不調遂辭歸金陵以父母兄嫂喪俱在江南不得歸異寧乃卜城南地叙葬之日課僮奴蒔竹種松若將終身焉既而御史劾劉賊汙復起君任湖北會朝廷遣勅使行天下湖南北之司憲者多被罪君遠近見之勅使雅知君慰勞甚至及在山南憲監苛暴自恣

好用大杖擊人君曰此不法非風憲體也始甚難之既則欽服一年而紀綱大振比遷廣西吏民擁道涕泣不忍君去廣西徭獠相煽為變逼圍靜江城危甚君督師將出戰賊遂遁後以御史將赴西臺值靈川興安賊梗咸勸君無遽行君曰吾無愧於心行復何疑賊果追之知為君也皆散去既視事出按四川四川平章華善與憲監某有隙互相詆誣連逮百餘人君取構釁者置之法餘悉釋之二公赧服所至賊吏望風去聞海北命下

遂上御史印就道之官一年慨然嘆曰吾父兄官止五品今杰出素望矣且年將七十其可不知止足哉遂謝政去比還湖湘則賊已陷武昌由宜陽至臨江則豫章圍又急乃道寧都入閩居閩中十年乃終嗚呼君亦知幾者哉君平生清苦尚氣節歷官皆在風紀門無私謁少頗嗜酒母夫人臨終執其手囑之曰汝名未立宜以酒為戒自是不飲酒者三十年娶白氏累贈弘農郡君子二人長忠松溪縣主簿辟福建行省掾史次德湖廣



行省宣慰使君兄二人長默蔭湖州錄事判官次熙累  
官御史臺都事無子君以德後之孫八人曾孫一人君  
以十九年十二月六日卒於善化里之寓館享年七十  
有八以某年月日權厝於侯官縣五里山之原又四年  
宣城貢師泰為之銘曰

侃侃楊君邦之司直有則有儀不矯不激執我矩矱以  
贊紀綱艾耆益恭維憲之望縣車雷陽散策海嶼振振  
孫子左挈右顧天佑醇德克保令終我貽爾銘以誌幽

宮

安仁縣太君蔡氏權厝誌

浙東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番易朱文選母夫人蔡氏以至正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浦江之舍館越十日權厝於縣西之福泉山明年夏五余客海昌文選介其友紹興儒學錄李允以狀來請曰文選甚愚戇早喪吾父承夫人之訓游學南方至順三年因得以儒服事今上皇帝於桂林潛邸明年皇帝御極入見於明仁殿

賜襲衣上尊恩寵甚渥後五年授忠顯校尉泰州萬戶  
府千戶戢歛未幾吾父諱可傳亦贈武德將軍泰州萬  
戶府千戶追封驍騎尉安仁縣子母封安仁縣太君顧  
惟先父嘗得銘於武威余公今吾母死且暮未有一辭  
以刻不肖孤罪莫大焉日夜將走見先生以請而又迫  
於軍旅之事出則甲冑馳驅入則哀經號泣以是無須  
臾間先生甚幸不棄則吾母為不死而文選庶其有光  
輝矣按狀夫人諱貞節世居樂平之麟頭里宋虞官文

煥曾孫女也大父叔廣以貲產雄鄉里父祥甫宋太學  
上舍釋褐母彭氏番易縣丞伯臯孫女無子鍾愛夫人  
有求婚者輒沮之曰吾兒不以與庸衆人獨賢武德君  
而許妻之武德業儒家故貧父母又年老及夫人之歸  
悉屏華飾練衣布裳身任勤苦晝夜益治絲枲紡織用  
資不給遂使衣有餘帛食有餘肉而孝養之供賓祭之  
設靡不完好鮮潔克盡其禮矣武德卒夫人教諸子愈  
嚴凡有行非得請不敢專及文選在官而夫人之訓猶

不置遇飲食稍豐即止之曰獨不思汝父貧時乎汝不  
負吾言即老身安矣至正十二年春正月江東弗靖行  
省調兵鎮姑孰衆懼不敢行夫人舉酒酌之曰戮力圖  
報正在今日文選遂行越三月歙陷夫人携諸婦孫走  
匿山谷中數濱於死明年始迎養鎮所又明年行御史  
臺中丞總兵江淮分遣擊賊於裕溪之更樓口踰月捷  
聞夫人喜曰果不負吾言矣又明年還歙冬十有二月  
城再陷夫人避遷錢唐將解舟文選追至溪許夫人望

見曰汝幸不死尚欲顧家耶文選感泣還收散卒得二百七十人啣枚夜進大破賊衆十七年城又陷文選殊死戰不利率孤兵退駐建德以待援明年夏四月御史臺以婺州寇急調鎮浦江夫人以憂思成疾每進藥輒揮去曰吾年老遭世如此得善終足矣奚以藥為遂卒夫人生於宋咸淳壬申六月二十三日壽八十有七子男三人長文載金竹府儒學正先夫人十年卒次即文選次文遂女亦巽適番禺劉聲遠孫男必明必強女德

媽適樂平蔡烜孫夫人從孫也銘曰

有碩蔡宗番里之雄廼生夫人婉婉德容既歸朱門益  
順以恭縞衣綦巾易約為豐相夫以孝訓子以忠忠孝  
之食是封大邑象服魚軒命自天錫白髮迎養逢時孔  
棘眉壽令終墓則有刻婉彼彤管永作母則

故張母夫人權厝誌

至正丁酉夏六月十日甲辰宜州張公亮母夫人卒於  
杭州之新庄橋里既藁殯於西湖雷峰之下二年矣公

亮一日走予海寧寓舍泣拜請曰不肖孤賴先人之訓以文學教授蘇之常熟因吏浙西憲府苟薄祿以為養及迎吾母至三月而宣州陷又一年而杭受兵憂惶驚懼遂以成疾而卒日夜思念四郊多壘而雷峰之殯且不安將以今年秋八月某日權厝於慈南嶺之安福山先生幸哀而誌焉惟某先太夫人為公亮從姑公亮則予弟也誌其敢辭乎夫人本姓魏氏諱德媛宋參政敏肅公良臣之七世孫父諱愿國初為軍資庫使母史氏



昇大族庫使與郡人寧國縣尹胡君君用同為庫職夫  
人方五歲胡夫人鄭氏見而愛之養為己女遂姓胡氏  
及筭縣尹君謂夫人令德宜得賢配時郡士張君允恭  
有俊譽遂歸之張氏世居河東自武德大夫立扈宋來  
居宣城之經武里其子澤之仕至觀察使君其五世孫  
也夫人貌端而溫言簡而文性靜而通喜讀書目數過  
即不忘而於織紵組紃之事尤極工巧家有長姑早寡  
夫人遇之甚謹事無大小悉聽處置終其身無間言張

氏族貧有散居城西墓廬者遇陰雨風雪夫人輒蹠額  
不樂顧婢子曰某當寒某當飢奈何即遣蒼頭致繒絮  
糗糒需其返問無恙始怡然食飲由是宗黨多德之夫  
人生於貴族長於富室而聘於儒家無毫髮吝驕氣婦  
道母儀雍雍如也今雖不幸不得即葬先壠猶幸得免  
鄉閭之禍以安靈於湖山間豈非天於善人固有以相  
之歟夫人生於至元癸未二月二十八日壽七十有五  
子二人長即公亮娶同鄉湯氏繼審易余氏江浙儒學

提舉諱謙之女次相生蚤卒女二人長淑英適溧水史  
疇次道瑩庶生愛之如已出適南陵秦偲早卒孫男五  
人林某某某女一人正適予兄江陰州尹次子本之  
銘曰

吁嗟夫人敏肅之孫柔靜且惠克配德門既宜其家遂  
及諸昆恤我宗戚亦莫不均在母則慈在婦則孝曰賓  
而筵曰祭而芼中壺之懿小大是效書之琬琰可作母  
教子婦孫女白髮來迎眉壽令終于杭之城慈雲權厝

式昭茲銘尚俟底平以歸先塋

朱夫人韓氏墓誌銘

夫人姓韓氏諱妙靜故宋魏國忠獻王四世孫膺胄始  
扈蹕南來居於越子孫散處城邑其在山陰柘林者族  
尤盛夫人之所出也魯大父巨源江西提刑大父友諒  
漕試解元父淵三江鹽司管勾夫人生有淑質性專靜  
不樂華靡善事父母遇有疾湯藥必親嘗乃進處兄弟  
十數人中各盡禮意父母尤鍾愛之里中朱氏亦令族

有子善學負俊材謹於擇配夫人歸之即今福建等處  
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居仁也夫人年甫十九舅姑皆  
已早卒獨王母王氏在夫人晨夕侍養不少懈補紉澣  
濯皆身為之而王母於夫人篤愛亦至焉夫人以不及  
養舅姑每春秋祭祀必哭泣灌奠盡哀乃已或饋之蔬  
菓時饌亦先薦進然後敢食王母沒夫人治家益勤於  
親族婚喪慶弔禮行甚謹然未嘗輒自往嘗從郎中官  
錢唐姑蘇親戚或載酒饌請遊湖山間夫人終不一出

曰游觀非婦人事也平居好施遇陰雨風雪鄰里有不  
給者即遣蒼頭束薪負米往遺之孤嫗無歸者養之終  
其身夫人嫁時得分田二十畝其後韓氏貧悉以歸其  
兄弟晨起坐堂上誦佛書數過飯止蔬筍中間一肉食  
其於利泊如也郎中嘗笑語夫人吾仕久益貧奈何夫  
人正色曰商賈趨利以求富君子學道以立身君能潔  
已治人貧庸何傷郎中感其言所至行益力名益著夫  
人益不為無助矣郎中多仕遠方夫人教諸子甚嚴雖

隆暑不冠帶不許見聘名師程課之早莫不少休宗族  
內外二百餘人斷斷有序一不率教則衆讓之故無少  
長皆敬憚夫人至正丁亥秋感憂疾久不差隣里亦為  
禱明年正月疾革顧諸子曰吾為朱門婦三十餘年雖  
不能大興而家幸不累而父清白我死矣為我謝而父  
尚善保之語畢而逝實十有三日也夫人生於大德四  
年七月三日享年四十有九子男六人克恭克寬克信  
克惠夫人出也庶二人克敏延經努孫男三人童童觀

童幾孫訃至京師郎中於時從事中書省遣使南方大臣聞其喪出錢千緡為贖明年郎中以工部入作司提舉始贈宜人且謂夫人有德於我家葬必得善地我親視其窆乃可寔十八年秋克信以國子生為朝官奉詔祠神海上執事與其兄克恭謀曰吾父長幕府閩省事重歸未有期又亂離若此其可使吾母久於藁殯乎乃卜地濠洲之濱璜山之麓將請命郎中以今年冬十二月某日葬焉前期來乞銘克信肄業成均予為司業而



郎中又予契也銘其可辭銘曰

有碩韓宗維相之別世著令德遂望於越夫人之生有  
德有儀歸于朱門君子是宜溫溫其恭翼翼其敬為父  
則式為母則訓孝於王母養不及姑哀號灌奠始終弗  
渝澹泊之甘華飾之屏游觀絕跡防範維謹睦婣卹族  
賑急周貧施於內外其心孔仁教子有方相夫有道東  
海之濱爾則爾倣爾則爾倣錫之寵光况其後人孰敢  
與京橫山萃止濠水匪止勒銘墓門永千百祀

徐母葉氏墓誌銘

平江路儒學正上虞徐昭文喪其父松江府判官諱有傳之五年為至正乙酉月在戊寅日直壬子生母葉氏卒又明年九月壬寅葬於縣之永豐鄉河墩之原既葬十有三年矣以予使過其里泣拜請曰吾母越州人生於至元丁亥正月朔日事吾父四十年恭慎勤儉將事而敏處衆而和庶其無愧矣先生其幸銘焉予嘗與松江君同掾江浙行中書省又交昭文久知其言行之可

信也故不辭為之銘銘曰

母以子顯子以母賢生未酬也死有待焉嗚呼其然不  
與不愆將永其傳

贈天台郡君王氏墓誌銘

至正十七年春二月七日今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  
中天台劉仁本母夫人王氏以疾卒既卒之明年冬十  
一月丙申葬於居里委羽山之原又明年仁本請於朝  
得封父孥奉訓大夫中書禮部郎中母王氏贈天台郡

君其冬師泰奉詔轉漕閩廣道過舜江仁本伏謁泣請  
曰仁本不肖幸選於鄉吏於部使者累遷行省幕府以  
承卹典皆夫人教訓之力也先生世掌太史能不少留  
為吾母銘乎仁本言若此其復何辭夫人諱可道世為  
天台人祖某故不仕父摻昌國州都目夫人生有淑質  
善事父母年二十六嬪於禮部君君本儒居郭正肅公  
再從孫因出為舅氏樂清劉長卿後遂居縣之大球里  
夫人來時禮部君父母皆沒獨大父朝請公在年過九

十治家嚴甚夫人痛傷不及養舅姑晨昏奉朝請尤謹  
庖爨浣濯皆躬為之每侍食左右食已廼退一日居里  
灾夫人倉惶掖朝請避遷別業別業去居第數百步夫  
人日往來省候不少懈朝請公嘗曰新婦孝順我我無  
以報願新婦生賢子如孝我足矣朝請死夫人哀毀盡  
禮服除禮部君辟吏黃岩持法平州人愛之而君亦愛  
州之山水深秀始築室居焉及尹累調衢處轉攢浦鹽  
司典史夫人獨留家治壺事日夕課諸子讀書率群婢

紡績至夜分猶不已身衣練素諸子既長猶不得服華  
靡仁本吏閩時嘗積俸錢歸遺夫人夫人即以予宗族  
鄰里之貧者其勤儉好施蓋出天性云夫人嚴而有容  
靜而有識事上使下咸得其情故鄉里賢夫人如出一  
口至正間州數被兵時夫人居山谷中子婦俱從怡愉  
色養若罔聞知及事平出居新第竟以壽終嗚呼天於  
夫人亦已厚矣夫人生於至元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  
日春秋七十有四子男四人長即仁本次傑溫州路永嘉

縣丞次斌台州路儒學教授次章處州路松陽縣尉孫  
男六人鼎慶元路儒學正煥臨海縣儒學教諭常方舉  
茂才炘燠尚幼女九人煥如適王公寬溫如適林公存  
皆士族餘未行銘曰

坎之容封之隆為夫人之宮表有式訓有則為夫人之  
德不僭不忒委羽冒冒請視銘刻

李夫人茅氏墓誌銘

浙以東著姓在慈溪曰茅省元家在餘姚曰李提刑家

省元諸孫僖有愛女及笄聞提刑九世孫今翰林應奉  
庚孫冠而賢遂以歸焉既歸而孝於舅姑順於夫子睦  
於宗族宜於家人及舅姑歿能哭泣盡哀葬祭盡禮益  
相其夫以有名聲教其子以克樹立而諸女之嫁又稱  
其家不使習於華靡故內外無小大皆曰賢夫人賢夫  
人云寬而有制靜而有常綜理家政秩然就序應奉雅  
好客夫人治中饋無倦容其遇妾媵未嘗見疾聲暴氣  
而人自畏愛之至於織紉組紃亦無不精綴父母家距



居室幾六十里日遣子弟奉甘旨候起居以終其身夫人為女為婦居兩大家咸盡其道故鄉里言閨門者皆取法焉夫人生之年戊戌五月十日卒之年癸巳十月廿四日也春秋五十有六子一人伯顏以武功同知奉化州事女四人長季恒適茅浦次季和適茅佃蚤世次季祥適茅佃皆夫人族次文琰出為朱氏女亦夫人姊家也孫五人明德慈溪縣尉明誠舉茂才份僮倌皆幼女一人伯顏將以某年月日遷夫人柩葬於縣之石臺

鄉黃嶼山之原顧惟祿不及養抱痛終天間予過四明  
謹遣其子明德執友人廼賢狀來請銘予讀之有足徵  
者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德之恒兮儀之章兮族則昌兮媿則良兮嗣彌光兮坎  
其藏兮死不亡兮

婺源程夫人墓碣銘

婺源程夫人李氏生七十六年而卒卒二年而葬於里  
之爐源魚塢葬二十二年為至正辛丑歲其孫致和避

地建寧聞予以使留三山乘小舟西下執其鄉先生胡  
初翁所為狀來請曰致和祖母故宋潭州通判樂平果  
堂先生之季女內附後先生隱不仕嘗過吾里見先祖  
旅舍中與之論學而知其造詣也許以夫人事焉先祖  
諱良金字玉淵夫人既歸養舅姑以孝遇姻族以禮處  
內外以和相夫教子克勤以順年三十生二子四女長  
即先君先君諱萬警甫十三歲而吾祖沒諸孤皃然在  
髫稚中門戶卑薄賴夫人以克樹立使程氏子孫有田

可耕有屋可廬知誦詩讀書以不變於他業者皆夫人  
賜也夫人晚年尤好施予見鄰里飢餓廢疾者輒戚戚  
不樂必思有以濟之乃已歲旱父老徧禱不應衆請具  
夫人姓名祝告之果大雨今吾里不幸陷於賊而致和  
又流散至此不得以時展省墳墓顧思吾祖母恩德實  
痛於心願先生誌而銘之俟時清寧將歸刻諸墓焉致  
和善學而敦行予與其從父禮部員外郎文為通家友  
而江東所值患難又相同聞斯言也能不惕然為之興

感乎遂銘不辭銘曰

番李季女子程之從於母有儀於婦有容副笄童童執  
奠于宗盛年而嫠眉壽而終維爾孫子孝思無窮既坎  
既封亦拱其松刻銘墓道庶永休風

甌寧縣太君彭氏墓誌銘

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周浩母甌寧縣太君彭氏  
既沒之七年為至正壬寅其春三月浩自南劍來之官  
謁予城西寓館泣拜請曰浩無似幸以推擇為冀國公

府掾轉御史臺出官照磨檢校中書待罪御史遂來食  
閩憲獲以恩封吾父江西理問知事為奉議大夫宣徽  
院判官駢騎尉甌寧縣子母宜人進封甌寧縣太君命  
將下而太君以疾卒于豫章之官舍今吾父康強壽考  
得迎以就養而祿乃不逮吾母每抱痛長號五內為之  
摧裂仁人君子聞之宜必惻然有以動乎其中者矣惟  
是墓石未刻先生幸辱賜之銘則豈徒吾母淑德懿範  
不遂泯滅而浩不孝之罪亦庶其少逭乎按狀太君諱

妙壽廬陵安成望族其先有以節孝旌門者至今里中  
稱旌表彭氏父諱某有隱德母易氏生二女一男太君  
最長性愉婉貞靜善女工彭君嘗曰吾女當得佳婿不  
以妻凡子或稱同郡周君恒才行之美彭君謂然遂歸  
周氏時姑劉宜人孀居已三十年太君事之克盡婦道  
晨夕起居不少怠飲饌必親調乃進尤善承候顏色以  
順適其意宜人長子毅既仕有祿食數遣子弟來迎宜  
人安太君卒不果往後以壽終太君哀痛過甚得疾幾

不能生故鄉里謂太君猶有彭節孝遺風焉太君平居待宗族姻黨以禮遇僕隸媵妾以恩親疎輕重各適其當故內外為之譽若出一口初彭隱君沒家甚貧弟妹咸仰給太君及易氏卒喪葬悉不資諸弟中年喜佛書意若有所領悟遂長齋屏魚肉太君年三十即苦心疾徧餌善藥不効每發輒劇然卒未嘗就枕尤善書計居家治生井井有條緒及寇陷其鄉太君倉卒逃遯必與孫模俱常謂婦歐陽氏曰承周氏記者在此孫死不可



相棄也後二年浩來閩中亟往迎太君太君曰吾老矣  
且聞閩南山險灘峻道復多梗今病若此其能遠涉乎  
未幾太君果卒太君生於大德丁酉某月日卒於至正  
丁酉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  
子男四人曰浩曰澄太君出也曰潤曰灋佑庶出也太  
君撫之一如已出女二長適劉奎次適尹武授孫二人  
曰模曰某曾孫女一人予向在京師與浩居相通故交  
甚密至正中承乏御史則浩方掾臺府故相知為特深

於其請義不得辭銘曰

猊偷狂奔楚氛黑閭里稚耆顛以踣夫君相里邦之式  
有子司憲正南國令儀婉婉閨壺則甌封啓土自天錫  
魚軒企望朝靡夕黼翬胡為照寗窳匡山可摧石可泐  
子孫繩繩食世德謂予不信視茲刻

龍泉縣君潘氏墓誌銘

故中順大夫新州知州林君之配龍泉縣君潘氏諱妙  
真處之麗水人也曾祖恕宋平江府吳江縣丞祖應發

宋鄉貢進士父弼將仕郎廣東廉訪司照磨母何氏縣  
君幼專靜能誦小學四書詩禮記及諸女史年十六歸  
於新州新州諱定老字君則故仕族與潘世為姻家入  
國朝中微潘氏獨富盛新州訖然孤立克自力於學照  
磨君深器之欲以縣君妻焉姻黨咸言縣君生富家習  
華麗恐不能安其貧及歸林氏即屏紉綺服練素躬治  
絲枲麻布事大姑周夫人姑徐夫人朝夕執饋饔惟謹  
二姑並愛重之徐夫人晚苦足疾每起居必親抱持殆

病革縣君焚香默禱割股作肉糜以進翌日遂愈及徐夫人卒事周夫人尤篤夫人性嚴毅縣君左右承順無不曲盡其意夫人嘗語人曰林氏家衰久矣得新婦賢又多男子林氏其將復興乎鄉里親戚聞潘氏名亦往往指為閨門灋周夫人年八十二終將葬縣君夢神人示之兆卜果吉其禮親舊無間貧富撫僕隸務盡恩信諸子侍前每援引古今人物高下教以立身大節少有過立責不貸尤通醫書家人遇小疾輒自劑善藥療之

平居極儉薄每得珍菓嘉饌必以祭徧分家人然後食  
治家嚴而有法新州得專志學問無內顧憂者實縣君  
相之也新州登辛酉進士第同知奉化州以恩封宜人  
再授興化府判以階五品得今封後官新州階四品當  
進郡封會新州卒不果請其在蒲陽時媼有售珥珠者  
家人請市之縣君曰此珠直當府判數月俸家本儒素  
惡用此為且非所以示子孫也新州歿後子誠祖以蔭補  
彬祖以進士舉先後入官咸迎縣君養遇飲食過豐輒

不樂常戒之曰汝能勵志清苦雖蔬食飲水吾樂也至正十一年正月左體忽患末疾六月二十三日遂不起縣君生於至元壬午正月十二日至是享年七十子男四人瑞早卒次誠祖從仕郎建寧路松溪縣尹次彬祖從仕郎池州路青陽縣尹次似祖鄉貢進士第一人以恩授處州路儒學正卒孫男十一人公慶鄉貢進士浙東廉訪司書吏次公興公潛公縉公庠公質公廉公綬公異公贊公實女八人曾孫男五人文昭文暉文溫文

照文昌女四人誠祖等以其年八月庚子奉縣君樞合  
葬於麗水縣元和鄉大杉茆洋新州君之墓既葬之十  
一年彬祖至閩以新州門人行樞密院經歷劉基狀來  
謁銘師泰惟新州領甲寅鄉薦時先文靖公實為考官  
及彬祖之舉師泰又忝列校文於林氏有再世之契且  
劉君之言信而可徵是宜銘銘曰

括蒼之望曰林與潘潘有淑女其德孔閑來歸于林克  
順克惠克孝于姑克昌厥裔相其夫子以有令名擢第

錫爵卒守專城龍泉䟽封實為大縣被服之華式光主  
奠有子鼎峙各獻爾能父澤是繼世科是承魚軒就卷  
綵服先後白髮希年適介眉壽鄉鄰之訓閨壺之模母  
儀婦道綽有令譽大杉之麓封若堂斧茂爾松栢以永  
千古

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中飛騎尉天台縣男  
張君墓表

至正十九年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啟



原父贈湖省都事德亨加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中  
飛騎尉天台縣男母宜人黃氏加封天台縣君啓原以  
予之過鄞也迎謁泣請曰昔先君之卒嘗得銘於江浙  
行省叅政周公伯琦時未有贈今以啓原官再被光寵  
於不肖孤榮幸極矣惟墓有表實先生是望君字伯通  
台之黃岩安寧里人本陳姓以父命為張申甫公後母  
徐氏君幼聰敏動止異常兒教之書即能解意時鄉先  
生栖霞鄭公教授馬氏義塾君從之游益自力學及試

為吏持法平未幾即棄去先公性嚴毅少不合意輒瞑目不語君惴惴立左右候少解進食已廼敢食母夫人疾晝夜侍粥藥衣垢生蟣蟲不解帶日課僮奴治產業久而家漸饒厚遺二妹無所靳遇寡姊尤謹其子女既長皆為之嫁娶焉宗戚鄰里有貧者輒周之婚葬不給者輒助之急人難雖蹈水火不顧距城東二十里飛鳧鄉有山曰西山溪谷深秀水泉甘美嘉花香草紛披崕崕君過而愛之及先公先夫人歿遂卜葬於其下且別

竈其傍晚更築室居之教諸孫讀書溉田治圃優游自適足跡不入城府者十年至正十五年十有二月初七日以疾卒越十有四日壬申即其窆祔焉君生於大德五年閏十二月二十日春秋五十有九子二人長即啓原負材善謀方以功名顯次啓完台州路儒學錄女一人許嫁黃巖州儒學正余閭孫二人公侃山陰縣儒學教諭公個幼女一人嗚呼君子之施德於人也不報於其身則在其子孫今兵部君生雖不耀而以子官獲承

休命豈偶然也樹表墓門以張厥美宜哉

玩齋集卷十

謹案卷十二頁前八行阿爾斯蘭舊作阿思蘭今改 後二行濟蘭舒蘇舊作吉刺實思今改

三頁前五行台哈布哈舊作泰不花今改 八

頁前六行巴延舊作伯顏今改後倣此 九頁

後一行羅羅舊作老老今改 十七頁後一行

呼魯古岱舊作火魯忽歹今改 二十二頁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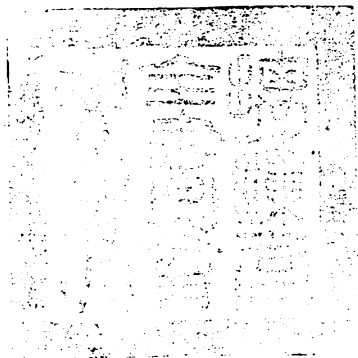
七行薩木丹巴勒舊作三旦八今改 三十八

頁後三行多岱舊作朶歹今改 四十七頁前

六行華善舊作和尚今改  
延經努舊作燕京奴今改

五十五頁前八行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曹錫齡

謄錄監生 臣姜也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玩齋集拾遺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玩齋集拾遺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五百二十

集部

玩齋集拾遺

元貢師泰撰

絕句

庭前雙荔支細花開滿樹隔牆胡蝶來擾擾飛不去  
題銘古鼎小像

是身本無想忽幻生綃裏一心自空明秋月照寒水  
雲溪

金  
神龍蟄水底噓氣如丹霞鱗鱗動光耀散作金蓮花

雲居

青煙一緒起白石凝不流輕鷗傍人過落日上簾鉤

雲路

朝隨漁樵來莫逐漁樵去天門十二重黃鵠在何處

雲渚

漂漂荷葉風濯濯菱花雨五采散霞機中有耶溪女

雲松

六丁駕蒼虬蛻骨東海上靈飈一鼓之半天起波浪

題延平圖

兩山夾長溪巨石如浮鵠中有雙蟠龍光射萬家屋

偶成

空庭檟欒樹直幹上叅天時時風撼動青子落堦前

題虞先生遊山詩後

九轉丹成骨已僊珠璣滿幅尚清圓偶然飄落人間世  
猶有神光夜燭天

題天台隱士小像

鹿豷青衣兩髻髻飛流光爛赤城霞靜中悟得先天訣  
手按丹經看落花

題白頭鳥

太湖浮玉畫生陰翠蔓紅梢取次深無限白頭人不管  
野禽何事訴春心

喜雨

赤龍吐火金石流漫膚熏灼汗不收雷公忽捲天河水

洗出人間一色秋

電光閃閃太陰黑  
須臾驟雨隨轟霆  
江流易長亦易退  
只有南山依舊青

寄贈圓脩鍾道人

寶塔今成第幾層  
浮雲不隔石磴磴  
誰知庾嶺傳衣後  
元是當年有髮僧

同唐佐堯尊師游麻姑萬松庵謁石佛祠將  
登絕頂尋丹爐  
劒匣故跡山高日莫  
悵然空

歸因賦三絕句

雙廟西頭十數家門前秋色老蒹葭  
野田湖水猶相接  
時有游魚咬稻花

華姑山下華姑廟千尺長松在屋西  
可是丹青易凋落  
梁間猶有百年題

客來曾記十年前穰經西風滿石田  
近日山前頗蕪沒  
耕牛賣去納官錢

偶成

司馬年來多病渴小樓涼雨趁高眠無端一樹櫻桃熟  
勾引鶯聲到枕邊

安石榴花隔女牆高枝一半過西房我來急借蒲團睡  
猶自貪看半倚床

題段吉甫應奉所臨十七帖後

碧桃紅杏倚池邊花露如珠顆顆圓一夜清寒歸醉墨  
蘭亭空費打碑錢

海歌十首



黑面小郎棹三板載取官人來大船日正中時先轉舵  
一時舉手拜神天

出得蛟門才是海虎蹲山下待平潮敲帆轉舵齊着力  
不見前船正過焦

大星煌煌天欲明黃旗上寫總漕名願得順風三四日  
早催春運到燕京

隻嶼山前放大洋霧氣昏昏海上黃聽得舵樓人笑道  
半天紅日掛帆檣

四山合處一門開  
雪浪掀天不盡來  
船過此間都賀喜  
明朝便可到南臺

千戶火長好家主  
事事辛苦不辭難  
明年載糧直沽去  
便著綠袞歸作官

大工駕柁如駕馬  
數人左右拽長牽  
萬鈞氣力在我手  
任渠雪浪來滔天

碇手在船功最多  
一人唱聲百人和  
何事淺深偏記得  
慣曾海上看風波

金定四庫全書  
亞班輕捷如猿猴手把長繩飛上高你每道險我不險  
只要竿頭着脚牢

上蓬起柁氣力強花布纏頭袴兩襠說與衆人莫相笑  
喫酒着衣還阿郎

書扇送張天爵

海昌城頭築城散堂帖忽催簾外官且向文場了清事  
四郊烽火正平安

和謝太守二首

老夫看月三茅山風露高寒兩鬢斑  
早起偶隨雲水出不知珂佩到柴關

翠竹青梧倚屋山秋寒日影下苔斑  
道人白晝心如水只有清風為掩關

題細魚圖

誰剪胥江一尺濤尚分波面幾銀刀  
細鱗可是非神物風雨還隨蜃氣高

鄭靜思小像

青山綠水是江南  
鶴氅翩翩髮一簪  
萬疊瑤臺看不厭  
却來海上望晴嵐

題張師夔春江聽雨圖

雲擁亂山山擁屋  
天浮野水水浮天  
江頭見說多風雨  
篷底高人自在眠

寄顏經略羊酥

三山五月尚清寒  
新滴羊酥凍玉拌  
何物風流可相稱  
兔毫花瀹小龍團

題倪中凱春山訪隱

海上青山面何人為寫真日華僊掌曉雲氣舞衣春竹  
野人疑晉桃源世尚秦兵塵方滿目莫惜往來頻

禱雨聖泉留題二首

數騎朝來出遠林青山可解隔氛祲靈泉久卓穿雲錫  
近寺猶遺布地金古殿颺颺窺荔子空庭鵲鵲下榕陰  
坐間煩暑都消盡更倚長松一解襟

菱艸盛開紅滿庭四圍山色晚偏青齋分香積松花飯

金定四庫全書  
坐對珠函貝葉經劫火不焚唐刻在聖泉偏為福州靈  
何當洒作天瓢雨頓使朝來老眼醒

秋日城南有懷張師夔令尹

閶闔風來東海頭釣龍山下萬家秋  
荒祠櫺葉飛黃雀野水荷花浸白鷗  
對酒謾慚犀省飲移家渾似馬人留  
舊遊忽憶張公子吹笛雙溪月滿舟

即事次李景儀治書韻

楊僕船歸百越平捷書今喜出甌寧  
秋高劒氣衝南斗

天近綸音動北溟萬里聲名雙鬢白百年文物一瓊青  
珠璣忽向三山落誰復歌詩繼魯垞

贈相里山人

七閩山色曉叅天萬里東洋海水連欲借長風騎鶴背  
却來平地看牛眠鋤雲已種三珠樹駕壑空遺九曲船  
誰謂蓬瀛相去遠卷中還有玉堂僊

題子固所藏鮮于墨蹟

一自昭陵藏墨本書名誰復更超群忽傳河朔專行草



金  
不讓吳興變隸分黃鵠夜深隨落月白鵝秋冷化孤雲  
風流賴有張公子雪繭封題比右軍

會飲香嚴寺次李治書韻三首

當門老樹高百尺分得禪房一段清坐上且歌鸚鵡賦  
尊前莫聽鷓鴣聲正慚欲隱元非隱却笑逃名誤得名  
萬里乾坤望霖雨未容莘野卧阿衡

先生坐對梅花樹標致元同一色清僊使已傳青鳥信  
吳姬空唱絳簫聲詩豪太白真無敵老懶知章浪得名

試聽高吟誰得似一時清興屬鈞衡

越王城西莫山紫螺女磯頭江水清  
笑飲未窮尊俎興  
醉歸猶駐珮珂聲  
自緣鷗鷺知心事  
因許漁樵識姓名  
吟得新詩還袖去  
解頤今復見匡衡

燕潛春樓次廉院使韻

海上三山青不斷小樓分得半間雲  
樹深庭桂同暮晚  
花落瓶梅為酒熏  
岼憤謾稱人習懶  
問奇還許客來勤  
明朝只恐東槎去  
撒却芝田野鶴群

金史四庫全書  
晚歸香嚴寺二首

烏石山前白石堤，獨騎羸馬入招提。  
天寒古屋來松鼠，日暮空庭叫竹鷄。  
樹老根穿墻壁畫，苔荒墨落棟梁題。  
倚闌不覺成深黑，隱約孤鐙過殿西。

身閒暫住城西寺，到處青山似故鄉。  
把酒漫懷年少樂，題詩還笑老來狂。  
海風船候檳榔信，溪雨茶煎橄欖香。  
聖主需賢方有詔，未應白髮老馮唐。

城西晚步

桃花杏花爛漫紅半岩斜日滿林風青雲客子歌三疊  
白髮僊人酒一中道路干戈思故國江湖書劍感飄蓬  
不才已分成樗櫟且把長鑱碧海東

遊玄沙馬上偶成

十里青山馬上看東風拂面尚微寒偶隨芳草來僧寺  
却笑飛花點客鞍東野先生方載酒西都博士亦彈冠  
莫怜白髮江湖遠且為諸公一盡歡

秋日移居永源寺者踰月臨別贈浩無涯和尚

塵世茫茫浩如海無涯觀海亦奇哉赤龍湧日水底出  
白馬駕潮天上来北風吹作兩鬢雪平地震動千山雷  
鳳凰池邊花爛漫玻璃盆裏青崔巍

挽朱郎中夫人

江上西風吹白雪山頭衰草怨黃昏朱門盡說陶家母  
韓媿原來魏國孫綠綺絃空愁海鷗紫簫聲斷散文鴛  
它年太史書彤管更有恩封大里門

題仲穆山水

翡翠為崖金作坡白雲重疊護曾阿背琴童子松間坐  
束帶僊人馬上過高閣半天開寶月飛流千尺寫銀河  
王孫已老丹青在轉覺風流意氣多

荆門閘

長堤迢遞石嵯峨兩耳波濤枕上半半夜鳴鉦風滿樹  
五更提板雪生河上灘船重千牛力下水帆輕一鳥過  
欲識漕輸誰畫策馬侯祠宇枕坡陀

李都事榮壽堂

金史四庫全書  
繡衣初拜幕中賓詔許疏封及二親鳩杖御前頒白玉  
魚軒花下從朱輪郡君得請賢康靖司馬增官說舍人  
何似一門全壽祉白頭同謝寵章新

試院夜坐

滿地松陰翠欲流嬋娟偏解妬清幽樺燈照夜官分署  
葦幙窺寒客擁裘院裏支更鈴語細門前待曉履聲稠  
紫煙吹散蓬萊近誰得僊壺第一籌

泉州道中

千山落日丹霞北，萬里孤城白水南。  
玉腕霜寒凝紫蔗，金丸露暖熟黃柑。  
海商到岼纔封舶，蕃國朝天亦賜驂。  
滿市珠璣醉歌舞，幾人為爾竟沉酣。

題張平章凝香閣

嚴城控東南，列戟衛華構。  
日照洞房深，芳璫永清晝。  
窈窕帶銷幃，逶迤拂羅袖。  
還因踈雨駐，忽逐微風溜。  
燕坐飲冲襟，即此介純茂。  
開門湖水綠，一來遠岫飛。  
鴻不可攀，灝氣橫宇宙。



寄題谷叟莊

連山起東南薄海勢逾迥丹霞峙華鄂靈籟挾光景絕  
壑蔓烟蘿白晝何深冷若人在空谷逶迤遠凡境浮雲  
謝軒冕雅志尚箕頽意適神愈超理悟心自省日暮梁  
父吟白髮還一整

題倪元鎮小景

高松半為槎細竹亂如棘峰巒遠近見慘澹帶古色幽  
居在林下可望不可即

贈貫朽石

我身如朽石石朽身不朽雨洒龍文斑風吹獅子吼涼  
生玉几香花落金罍酒跣趺默相對因之葆眉壽

風雨送別張道亨僉憲

空山自寥閬况此連日雨清晨起開門隨意立東廡風  
吹橄欖樹青子落當戶濕薪就齋厨早飯已及午飢來  
美薤盤初非厭雕俎相知屬歲晚落落還可數君去不  
可留雲帆在南浦

玄石歌次彥昭僉憲韻

女蝸手煉五色石，乖龍角闢人不識。  
泗濱風捲入英韶，九奏功成萬夫力。  
清標一染越江塵，歲月蹉跎竟誰拭。  
秋莖露冷蝕生銅，天柱雲收倚蒼壁。  
何人為爾出妖緇，萬里遂得相追隨。  
無諸試劍謾劣崩，螺女學舞空差池。  
嵌嵒泄雨下墨黑，霹靂忽起孤蟠螭。  
夜深星斗散如雪，曉日未掛扶桑枝。  
世間頑礦滔滔是，草根零落何足記。  
瓦礫不混瓊瑤珍，宗廟別有璠璣器。  
使君知己為作歌。

鷓鴣橫飛見高志  
青天五嶺秀芙蓉  
且向三山看空翠  
和李經略寄廉院使韻

今晨欲別還復留  
兵塵湏洞何時休  
海天萬里風浪闊  
却思策馬登崇丘  
白頭寧復希世用  
高門大宅蜂衙闌  
虞江雖少橘千頭  
陶家尚有釐百甕  
羨君慷慨多真情  
一絲似重九鼎輕  
明朝沽酒再相約  
共坐西樓聽雨聲  
和達道夫寄李經略韻

銀鞍白馬江南使  
散作五花雲滿地  
當門下馬看吹簫

金  
史  
四  
庫  
全  
書  
卷  
之  
一  
一  
掀髯別有飛騰志海波漫漫高山耳白日湘妃為君起  
黃龍負米去朝天百萬都人盡懽喜老夫雪髮日眊昏  
作事戾契人見瞋阿誰顧我意最真沙頭一舸鷗鷺親  
和李治書遊玄沙寺

建山北起青龍從晴天直下雙蛟龍玉刻肺腑烟重重  
自是身毒飛來峰黃金布地貝闕崇萬年之枝千歲松  
亦有野客如茅容寶劍出匣光芙蓉上方笙磬下方鐘  
桃花流水春溶溶日高驄馬來相從星斗錯落錦繡冑

愧予江海萍梗蹤

題牧牛渡水圖

兒騎牛兒騎牛兩牛渡水當中流一牛帶犢臨沙洲沙  
洲泥深沒牛足中流浪高拍牛腹長繩墜手衣裹身前  
者起顧後俯伏牛背欹傾不自由誰云穩比萬斛舟待  
兒出險走平地畫圖忽落東海頭東海頭飯牛之子曾  
封侯

吳水謠

吳之水兮有魴有鯉雖有魴鯉食之弗美豈曰弗美不  
如我漪湖清且駛吳之陂兮有蒲有荷雖有蒲荷食之  
弗嘉不如我漪湖安無波吳之野兮多黍多稌雖多黍  
稌食之無補豈曰無補不如我漪水寬且撫漪水之陽  
兮姑山之陰亦復瀕洞兮更阻且深寒雨颼颼兮白雲  
零零我望不見兮實勞我心

北堂詩序

北堂者外兄李庭玉奉親之堂而余先人名之鄧公善

之書之龔公子敬又為之記也李涇望族世變中微庭  
玉父南翔甫娶於貢余姑也有淑行善居積相與左右  
家復振廼謀徙居宣城之西未幾南翔沒庭玉益樹立  
室廬園池務極崇麗而北堂為尤勝晨昏定省婦順子  
孝以供食膳必於斯堂而歲時上壽少長咸集綵衣遍  
欄觴豆交錯亦必於斯堂余以子姪之禮數得列拜堂  
下會飲堂上時宣城稱故家文物之盛皆推先焉後六  
七年余游京師歸則庭玉已物故又一年先姑亦去世



及登斯堂而哭之視其書則鄧公逝矣讀其記則龔公  
逝矣想余姑之形容思余父之名扁此心之感慨悽愴  
當何如哉一旦庭玉之子岳携詩一卷而請曰人非事  
變斯堂尚存朝出暮歸不勝其悲幸加完葺以存先澤  
先生能強記之乎嗚呼渭陽之送見舅如母北堂之名  
想姑如父杯圈不棄猶思手澤而況於斯堂乎且世之  
子不能守其業者多矣今子不惟能守而又加葺焉是  
不可以無記且非獨為子之慰實以慰余思也

陸氏世系表序

江東憲史陸仲賢甫示余族譜一通其昭穆次第取法  
史遷年表綱舉目張親疎畢錄遠近備見蓋至於是六  
十有二世矣余既閱已未嘗不嘆其世德之遠也先王  
制禮以服繫親至五世而止非欲人以路人視同姓也  
不過為之中制耳中世以降而五世外遂至於吉不慶  
凶不弔視同姓與路人無異於是去先王之意遠矣當  
是時也使族譜誠具為之後者按而求之某也某所自

出某也某所自出將必惕然自省曰吾今千萬人之身  
其始一人之身也孝弟之心將油然而生矣而昧者不知  
也今仲賢甫汲汲以修譜為事其知此者乎譜稱陸氏  
在吳郡者出自漢太中大夫賈唐末之亂或有舉族居  
杭者錢氏欲用之遂徙家山陰而居四明者又山陰出  
也間人代出若吳大將軍遜大司馬抗平原內史機清  
河內史雲唐國子博士德明丞相亮國文貞公象宣城  
公贇吳郡公扆宋尚書左丞楚國公佃文安公九淵待

制國史涇南國伯游文學事業照映前後吾仲甫之譜  
之作也非獨有以繫凡氏陸者孝弟之心蓋必有繩其  
祖武而興起者矣語有之曰盛德必百世紀吾於陸氏  
有徵焉

送宗人貢宜仲歸丹陽序

至正二年春二月宗人宜仲自溧上執其譜來謁曰將  
訂吾所自出而收其未續者師秦敬受而合觀之則先  
世出於大名之滿城其南徙曲阿之柳墅與宣城之南

湖其世次行第又甚相契於是合族之人而叙其故明日廼謁我始祖武德公之墓以及我曾大父侍郎府君大父大監府君先考集賢府君而祭告焉既畢事請序以別師泰聞之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不本於聖賢之後而族屬之疏且遠未有不原於一人之身也故君子欲訂其出收其續必知姓而後可考氏知氏而後可論族苟戾乎是則宗庶不明昭穆失次雖日認認以求其合必如斷潢絕港其何由達其流而究其源哉然姓

與氏族之訛自姬周之末已不能免况歷世寢遠因官  
因賜因邑因其所能因其所乘因字文之省因聲音之  
近紛紛錯繆其弊不可勝言乎烏敢以其近似者矯之  
以為同也唯我貢氏得之黎陽公之字而漢御史大夫  
禹尤加著稱千有七百年來固未嘗有若向之所謂錯  
繆者且柳墅南湖之先由大名而渡江也於宜仲於師  
泰皆為七世祖而二祖之行第相契嗚呼不妄援於已  
遠而遺於已荒使人皆有以動其不敢忘祖之念其庶

幾乎宜仲之心重有所取也宣城貢師泰序

雲溪菴記

吳淞江之上三涇之口有高上人者芟茆架木以棲其身扁曰雲溪門無藩垣室不墁甃引潮為池周以竹樹池上治圃以植蔬果其外平田廣野嘉穀彌望橋其東南用渡來者去即徹之上人旦暮食息其中土床木榻若將終焉余自千山泛舟江上因友人吳景文過雲溪上人曰吾始受學禪林遊方之外甚幸承教於碩師聞

人今年七十九而茲屋之成且四十年矣顧惟我佛真  
佛又何必膠膠然以求佛也我且拂石而箕坐樹而飲  
棊罷飲酣則于于而步陶陶而歌休休而卧不知天之  
高地之迥日月之往來寒暑之代謝也客亦能同我樂  
乎余時憂患多病莫知所對久乃強起坐溪西南石上  
會有大魚數十尾浮游松竹枇杷之陰授以果饌則波  
翻沫噴飛濺几席間心甚樂之而不足以知上人之樂  
也迺相與一笑而退



遊千山記

余來機山逾月居恒鬱鬱雖率意而行僞目而眎其高深幽曠不暇窮也一旦乘小舟緣溪東二里許見連岡矗矗直走飲溪復昂而拱神祠佛宇繡綺上下有浮圖冠其顛者問之千山也山上四望則全吳之勝殆無遺覽里人周彥英居其麓間余到遣子從行又東三數里少折而西止宿圓脩寺寺外大竹數萬竿乍入委巷寒翠落人衣帽凜不可留其後穹堂層軒阻以嵌崖帶以

崇林雜樹蒙密蘿蔓聯綴每風從山下回注叢薄則鱗羽森動隙光參差鸞鵠舉而蛟龍驤也鳥多鷓鴣鵲鶉竊脂又有異禽類鴉正黑而小終日飛鳴窓戶間若與人相樂者時余病熱多悸亦為之洒然寺故曹宣慰創宣慰入粟萬石得官而家廢子孫因歸之郡人姚氏云  
歸隱庵記

雲間處士吳崇謙世居支縣之蘆城由蘆城徙郡城之南久居君怫然不樂者更徙三涇之口自號小村且二十

年矣一日由涇北二里許顧瞻草樹叢茂旁多開田將  
復遷焉道見黃鼠人立而拱明日出如之明日又如之  
處士曰是若迎我者豈偶然哉吾其終隱於此矣屋後  
益樹花果阻以重溪溪之外數十步有沙阜穹窿若曝  
龜然大竹多至萬竿森立如綠玉處士每過輒盡日廼  
去間見雉雛竹間相嚮而馴未幾雙兔踴躍伏於前因  
慨然曰始定宅而鼠拱我今雉兔復見天其告我矣乎  
夫雉死不變士節之徵也兔穴而藏菟裘之兆也遂築

屋四楹扁曰歸隱語其子野曰我壽當四百七十甲子明年我将死死必葬是至期處士死野謹卜日而藏焉後十二年余客吳淞江上野間泣請曰野之先世自大梁扈從來永嘉四傳而至忠訓來蘆城又三傳而至我先君先君凡四遷而終於此歸隱之扁手澤也先生其能賜一言乎余聞吳氏之先出姬姓自泰伯讓國來吳遂以國氏至延陵季子而復修讓德天下後世聞其風者猶且超然有遺世絕俗之意況為其子孫者哉處

士侗儻負氣好周人之急嘗鑿江引潮溉田數萬頃  
邑人甚德之今貽其後者能使食有柔秔香稻甘瓜旨  
芋嘉蔬珍果之饌居有崇堂邃宇涼軒燠館紋筦漪簟  
之適書有六經諸史浮圖老子醫卜衆技百家之言又  
有鴈鳬兔雉魚鱉鰮鱸以供其弋釣其志亦欲使後之  
人自食其力而無媿妬脂韋從人以辱吾隱德也野字  
景文慷慨尚義自嚴陵歸即不樂於仕豈將慕季子之  
高風而繼先君之志乎雖然隱非君子之得已也不得

已而隱則可不當隱而隱則人其以我為矯矣昔之人  
有二隱者一處北海之濱一處東海之濱其出處窮達  
不同而為世教重則無不同者景文去東海不遠他日  
或有駕四馬之乘千金之璧即其廬而聘焉者亦當視  
其時而進退之毋徒諉曰吾歸隱而已庶幾可為繼志  
之大者并書以為勸

尚賢齋記

余客吳淞江之上獲交於吳君景文景文之子克潛顧

余尤厚荒村野水之濱即有不樂則杖策來往父子間  
所以慰其窮愁羈苦者久矣一日克潛請曰甚幸奉親  
有堂燕處有室而禮賓之次在西偏獨弗稱也將闢屋  
之南嚮以通其明塞北嚮以寧其隩又䟽其東西以宜  
蚤莫之適扁其額曰尚賢庶幾賢者之至於斯也有以  
寓吾崇敬尊奉之意而樂告吾以善道也先生能辱記  
之乎余曰凡事之請皆其所已知者余復何言哉然亦  
豈無一得為子問學之助乎竊聞之尚賢之辭嘗載見

於易之傳矣其立言取義雖不同其尊德崇善則無不同者在大有之上九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夫處崇高富有之極而能降從有位之賢固可見上九之謙退不居矣然不知所以致之者實由六五虛中而信順也在大畜之六五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夫以篤實光輝之德而能外尊無位之賢固可見六五之資人以為善矣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由上九剛健而能止也虛中信順故從人之賢而賢者之助日益衆剛健



能止故不矜己之賢而在己之賢日加脩非深於易者其孰能之乎雖然世之人或有尚賢者矣而賢者卒不可得何哉豈甘蠹之味不適於口與靡曼之色不悅於目與窈眇之音不入於耳與宮室輿馬之奉不足以便其體而快其心與賢者固不為是也賢者不為是則凡所以崇敬尊奉之者亦必有其道矣詩曰緇衣之亶兮敝予又改為兮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好賢必若此而後可以稱尚賢之實也否則外雖詡詡相徵逐而內

實戾契不相合人亦孰肯樂告以善道哉克潛歸而復諸景文遂刻之楣間以為尚賢齋記

記河豚

河豚出江海之濱方春時伏游水底盛氣善怒遇物觸之圓張如鼓漁者伺知其處沉鐵砀木槌下就之即仰浮波面因網取之以為羹味絕美用作鱠作鱠皆可或云暮春柳花飛魚始大肥蓋不然出鹹水者肥早此云淡水魚爾然魚狀甚惡蝟皮駢齒忿腹短尾又性毒能

殺人故人雖愛之而輒疑畏不敢食往年余客江陰見魚出時居人爭買取無問肝卵腸胃雜食之且更相餽遺不已比來松江其嗜之如江陰二州人最為善治河豚及問之則間亦有死於是者矣大抵此魚有三種大者名青郎君小者名班兒皆可食獨河豚載之傳記河豚又有三色淺黑無雜文者最佳褐色黑斑者次之文如點朱者有大毒其目睛脊血能立殺人必剗去之乙腴白如脂俗號西施乳肝大類鳧鴈者亦有毒然鱖肥

在此去之則肉無味矣將食當披薄浸以新水使血淨如浮玉乃入釜或熬取油和肉而棄其滓卵細類粟以酒沃之經宿大可彈丸丸能脹人腹至死食者皆棄之獨江陰人飽啖無難色問之無它法在熟煮而已世傳菰筍蒿芽菰菜可去毒故庖者先鋪菜釜底次鋪肝次鋪肉復以菜芼其上和薑桂五味熟烹之或生食則屑胡椒醃醢如常鱠酪非良法也昔者養生君子以其為害也往往作為詩文以相告戒而後之人若罔聞知因

食以傷生者猶踵相接嗚呼口腹之欲惑人如是哉余  
今脩錄之者非以營滋味也顧惟駝峰熊掌猩唇燕髀  
之奇一失其時猶且屏而不食況茲腥穢毒人之物乎  
君子能慎於彼而或不能忍於此至有拚命直一死之  
說亦可悲矣因記以為戒

三真觀碑

三真觀在長興州西安鎮石碕山之麓西北二里許穹  
林深池左右連屬里人周貴謙與弟進元善信實始創

馬中殿像真武神及神之父曰明真母曰瓊真祠祭之  
法甚謹且備嗣漢天師聞而嘉之以神與父母為三而  
事神者兄弟亦三遂題觀以今額號貴謙曰通真明悟  
守道法師進元曰清真守素明道法師善信曰凝真守  
一崇道法師師先世在宋嘗數舉進士第至師寢微因  
竊力田治生家用復充已而曰何為是囂囂以勞吾形  
歟乃盡捐其家以為觀衣草食木絕去五味與仙人隱  
士相羊棲息乎其中而其徒之來日亦衆師繼委蛻明

遠清逸宏教法師教門高士陳君守中實嗣之於是益  
拓其疆址增其土田崇其門牖廣其屋廬復於殿之左  
廡起如殿者四楹以祠東岳右廡亦如之以祠三官祠  
壁象天神地祇鬼物伏衛嫫寺魚龍飛走百怪之狀撞  
鐘擊鼓笙磬互答簪星帔霞環珮瑤鳴祈禳奔走神人  
翕和而邦域之內益少水旱疾癘之苦矣余聞真武者  
北方黑靈玄冥之神也其星虛危其象龜蛇危上高旁  
下如蓋故類龜虛上下如連珠故類蛇合二者之名曰

玄武玄武七宿實主過行罰增年延德列於四司載於  
六宗自昔祠官方士往往先焉宋避祖諱易玄為真而  
後真武之號行今并以神有父母曰真豈世傳襲之久  
道書又傳襲之耶然函三為一太極之真也自一而三  
人性之真也能不漓其真斯不亦長生久視之道乎若  
是則觀之名三真亦奚疑况我皇元肇基朔漠水德之  
符厥有攸緒其主祠北方玄武之神又豈無所本哉元  
統甲戌歲余以江浙相府掾驛過吳興間謁陳君山中



見其神完氣和論議洒然已竊異之及見其徒費惟正  
潘元德張君自成李君致堅與諸弟子揖讓進退各共  
其職夫然後知陳君之賢果能有以服其人也明日衆  
皆前曰觀始創於至元庚寅被旨優護於延祐戊午迄  
今凡四十有五年而規制儀文庶克少備獨始末未記  
敢請以垂久遠余時雖固辭而心則已許之矣別去十  
年南北之望愈遠而陳君之請愈勤至正甲申夏將理  
刑會稽道出鎮上陳迎笑上手曰礮石待子文久矣余

赧焉無以應退即舟中為書其故且貽詩三章俾歌以  
媚神曰神之徠兮連蜷修與熙兮後先容穆穆兮離帝  
前閱光景兮俾民無愆神之駐兮施墨墨雲黥黥兮  
汨圜則披髮仗劍兮威以力享庶幾兮邊豆有式神  
之返兮旆差差盱蠻孚兮玄螭諧樂將徹兮烝顧懷烈  
騰上下兮降福孔皆

余編玩齋集既已卒業貢生欽搜諸敝篋又得先  
生遺稿數紙雜詩若文共八十一首一日持來予

讀之愛而不能捨也乃為校定刻附卷後外有幽  
懷賦一首詞意頗不類歸之欽俾自錄入家集云  
蓋欽與武俱郡庠生從余受詩經武已登壬午鄉  
薦欽俟後舉貢氏世不乏人矣歲甲申艮月日性  
又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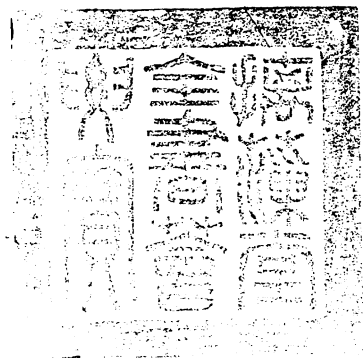
玩齋集拾遺

貢禮部玩齋集跋

余在宣州諸生貢安國時時為余談說其先世所謂禮部公者當元至正末為漕臣嘗泛海出閩徼崎嶇島嶼間為國轉饟卒以客死又聞公寓海寧時自名其里為小桃源元命既革宋學士景濂嘗邀之公為置酒飲夜分乃起就卧仰藥而斃余所聞貢生者如此余按國史載公文章行蹟甚備乃至屬續不詳其事又門人朱鑑作紀年錄但稱病篤豈史氏與其賓客皆諱之耶最後

讀玩齋集始知公嘗與青陽余左丞金華王待制友善  
其所見稱引皆忠孝大節闕死於皖禕死於滇豈負人  
家國者推公志槩將非其儔匹否歟余竊傷公流離憂  
且死有如生言顧不令隱泯湮鬱無以彰於後世  
乎是集板逸者十之三四余亟言於郡丞徐君補  
刻之并收本傳神道碑銘使究公平生以詔宣之人士  
云爾

嘉靖乙未春三月望後建安李默書於郡之惠廉亭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曹錫齡

謄錄監生 臣 姜也魯